太平原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渭河及渭河平原(1)
- 第2节：第一章渭河及渭河平原(2)
- 第3节：第二章高安氏伟大的骂街
- 第4节：第三章村庄与家族(1)
- 第5节：第三章村庄与家族(2)
- 第6节：第三章村庄与家族(3)
- 第7节：第四章摔纸盆儿(1)
- 第8节：第四章摔纸盆儿(2)
- 第9节：第四章摔纸盆儿(3)
- 第10节：第五章骂街
- 第11节：第六章高家渡(1)
- 第12节：第六章高家渡(2)
- 第13节：第六章高家渡(3)
- 第14节：第六章高家渡(4)
- 第15节：第七章大舍锅(1)
- 第16节：第七章大舍锅(2)
- 第17节：第八章顾兰子的第一次亮相(1)
- 第18节：第八章顾兰子的第一次亮相(2)
- 第19节：第八章顾兰子的第一次亮相(3)
- 第20节：第八章顾兰子的第一次亮相(4)
- 第21节：第九章吃舍饭(1)
- 第22节：第九章吃舍饭(2)
- 第23节：第九章吃舍饭(3)
- 第24节：第九章吃舍饭(4)
- 第25节：第九章吃舍饭(5)
- 第26节：第九章吃舍饭(6)
- 第27节：第九章吃舍饭(7)
- 第28节：第九章吃舍饭(8)
- 第29节：第九章吃舍饭(9)
- 第30节?第十三章顾姓一 家的死亡(1)

- 第31节：第十三章顾姓一 家的死亡(2)
- 第32节：第十三章顾姓一 家的死亡(3)
- 第33节：第十三章顾姓一 家的死亡(4)
- 第34节：第十五章顾兰子 上吊(1)
- 第35节：第十五章顾兰子 上吊(2)
- 第36节：第十五章顾兰子 上吊(3)
- 第37节：第十六章 土匪入室(1)
- 第38节：第十六章 土匪入室(2)
- 第39节：第十六章 土匪入室(3)
- 第40节：第十六章 土匪入室(4)
- 第41节：第十七章 李先念将军过渭河(1)
- 第42节：第十七章 李先念将军过渭河(2)
- 第43节：第十八章 高大媳妇之死(1)
- 第44节：第十八章 高大媳妇之死(2)
- 第45节：第十八章 高大媳妇之死(3)
- 第46节：第十八章 高大媳妇之死(4)
- 第47节：第十九章 圆房(1)
- 第48节：第十九章 圆房(2)
- 第49节：第十九章 圆房(3)
- 第50节：第十九章 圆房(4)
- 第51节：第十九章 圆房(5)
- 第52节：第二十章 革命鞋(1)
- 第53节：第二十章 革命鞋(2)

第1节：第一章渭河及渭河平原(1)

第一章渭河及渭河平原

渭河是中国北方一条平庸的河流。它的开始和结束都一样平庸。它开始在草原的尽头和 陇西高原的开头，它结束于《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那个风陵渡--渭河在那里 注入黄河。

最初，是一面黄蜡蜡的山崖上往出渗水。那地方是在半山腰。那水也不能叫水，只能叫黄泥 巴。黄泥巴从山腰向下缓缓地移动着，一直往下走，像千万条蚯蚓向山下爬。后来，到山下 时，黄泥巴不移了，凝固了，而水滴一滴一滴渗了出来，汇成一条小河。

小河在黄土高原的深沟大壑中拐弯抹角地流着。一路走一路收集着从沟沟岔岔里涌出来的泉 水，有时还接纳天上掉下来的雨水。雨水在这里是极少的，年降雨量通常在二百毫米左右， 这雨水通常在夏天降临，瘠薄陡峭的地面存不住水，白雨一打，地表变实了，于是水哗啦哗 啦地流了下来。这叫"攻山水"，汹汹涌涌，异常暴戾。那遥远的高村地面渭河的每一次涨 水其实都是这上游的攻山水在作祟呀！只是那里的人们不知道。据说黄土高原在早年的时候 ，它是平整的，正是由于这天雨割裂，昔日平整的高原被切豆腐一样勒成各种奇形怪状的图 案，形成深沟高壑，横梁竖峁。

这里是世界上黄土层囤积得最为深厚的高原，黄土层最厚的地方是五百米。人们说，这些铺 天盖地的黄土来源于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一场大风。那个年代叫侏罗纪年代。从昆仑山上吹来 的大风，呜呜地刮着，将满天尘埃吹到东方，然后尘埃在这里坐定。

河流就这样向前奔流着，一边奔流一边接纳和收集着水流。它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 让这条叫渭河的河流向前走。

它本来可以不向前走，而向后走的。也就是说，不是奔向平原，而是就近奔向草原，然 后裹挟着藏人的牧歌和草原的花香，从一个叫玛曲的地方就近流入黄河。

但是它选择了前者。

也许是一面山崖挡住了它的去路。也许不是，而是它的宿命决定了它。它注定将是一条苦难 的河流。它注定将要裹挟着它一路收集来的泥沙，在下游营造一片冲积平原，然后在平原上 布满村庄，然后在村庄中造出一个大的村庄。那个村庄人们叫它千古帝王之都。一部中国的 历史，有一半是这个村庄的历史。这个村庄叫长安城。如果说不算太长的人类历史中，世界 西方的首都叫"罗马"的话，那么，这个村庄就是人类的东方首都。

河流现在变成一条中等水量的河流了。人们叫它渭河。它在大山中左盘右突，寻找着出山的 道路。一山放过一山拦。雨季的庞大水量给它提供了咆哮和撒野的机会，而从高原向平原的 过渡中的巨大落差，也令它的奔流充满了力量，令它的每一朵浪花都亢奋起来。

第2节：第一章渭河及渭河平原(2)

渭河是哀恸的，沉重的，滞涩的，沧桑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中国北方的哪一条河流不是 哀恸的，不是沉重的，不是滞涩的，不是沧桑的呢?

它们从来没有欢快过和轻松过。对于它们来说，欢快和轻松的同义词是暴怒和暴戾，是雷霆 之怒，是一河亢奋的、足以破坏和毁灭一切的、以十华里宽的扇面从平原上仪态万方地流过 的浑浊水流。对于它们来说，也从来没有平静过和平和过。发过一番大脾气后，河流总算是 平静了。它重归于河床，重新开始它平庸的命运。但那不是平静，是冷清，是冷寂，是冷落 ，是落寂，夜来渭河那咣当咣当拍打堤岸的声音，宛如我的老祖母那彻夜彻夜的呻吟声。

北方的河流哪！

在一个叫铁马金戈大散关的地方，渭河从两座大山的夹角处，猛地一跃，便冲出山的包围， 进入了大平原了。公允地讲来，这平原正是河流的产物，是它在亿万年来，裹挟的泥沙在步 入黄河之前，在这里形成的囤积。人们把这种平原叫冲积平原。

这平原有八百里长。宽的地方有三百里宽，窄的地方有一百多里宽。南边的高山叫秦岭，北 边的高原叫陕北高原，它们将这块平原夹定。人们将这座平原以这条河流来命名，叫渭河平 原。而在历史上，好事者又叫它关中平原。

为什么叫它"关中"，原来它的东西南北，被四座雄关围定。东边的那座关，叫函谷关，就 是一个叫老子的写《道德经》的人，骑青牛飘然而过的那个关。西边的就是我们的大散关。"大 散关"是它的名字，"铁马金戈"是过去年代的文化人，给这个气象森森的关隘，加上的一 句张扬的词儿。南边的那个关叫武关，北边的这个关则叫萧关。萧关在平凉境内。据说，匈 奴大单于冒顿至萧关，属下问："匈奴人

的疆界在哪里？"冒顿马鞭一指："匈奴人的牛羊 在哪里吃草，哪里就是匈奴人的疆界！"

如是四座雄关，将这块枣核状的平原围定，将这平原上的一代一代的人物围定，将平原上的 那座千古帝王之都围定。

据说在最初的日子里，这里没有平原，这里没有千古帝王之都，这里也没有那些走马灯一样 来来往往的我的家族人物。那时的平原，是一片汪洋，汪洋的四周则是沼泽地，是参天的古 木，是建在白鹿原半坡的半地穴式房屋，是呆呆地望着家门前这一汪大水倚门而立的老翁， 是从沼泽地和灌木丛中走出来的呆头呆脑的黄河象。

是一个叫大禹的人赶到了这条河的尽头。在那里，在那个叫风陵渡的地方，他高叫一声"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说罢挥动一把老镢头使劲地挖呀挖。只听" 哗啦"一声，渭河泻了。这激情的水流一泻千里，欢快地进入了黄河。两条河流汇在了一起 ，两只胳膊挽在了一起，它们像交媾一样，每一滴水滴都因此而痉挛起来。

这样，平原显露了出来，黑油油的泥土显露了出来。而河流，它缩成一股时而散漫时而咆哮 的水流，在渭河平原的中间地带，一个相对固定的河床中开始流淌。而在河流两岸，人声嘈 杂中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人们纷纷地从山腰间下来，撵着这水临水而居。 第二章 高安氏伟 大的骂街

第3节：第二章高安氏伟大的骂街

第二章高安氏伟大的骂街

一位"伊人"，站在渭河畔高高的老崖上，正在唾星四溅地骂街。这是我的伟大的祖母。在 我们这地方，我叫她"婆"。她骂街的时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或者准确地说， 是一九三九年农历的二月二这一天。

她那时候还不是我的祖母，是高村的一个过门不久的媳妇。她是一位乡间美人。正在骂街的 她，细眉大眼，尖下巴，下巴上一颗褐色的美人痣。那美人痣随着她的嘴唇的抖动在飞快地 跳跃着。头发像乌云一样，挽成一个髻，系在脑后，然后用一个银质的卡子卡起。她的上身 ，穿一件用老布裁剪而成的大襟袄，那大襟袄的颜色是白的，衬着她的白皙细腻的俏脸儿。 一条手绢儿系在她的胸前。在骂街的途中，这只手绢不时地被用来擦唾沫或者擦鼻涕。下身 是一件黑粗布裤子，那裤脚的地方，被用绷带缠住，然后显露出两个秤锤一样的小脚。

高安氏的骂街其实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这一天只是她结束的时间。这结束的原因我们后来 将要谈到。话说半年前的有一天，她早晨起来，对着镜子将头梳好，梳头的时候不时地给篦 梳上吐两口唾沫，以便让头发湿润，然后将这右开口的大襟子的每一个扣子扣好，一双小脚 ，她缠呀缠，一边缠一边想着事情，想好了，将鞋穿起，然后用手抓着我父亲的手说："二 小子，你陪你妈到村子里转一趟。我要排侃去！高村这一片天空，今天得看我出头！"

这样她就上路了。她牵着我的父亲，一个半大小子，从东堡子走到西堡子，从西堡子走到东 堡子，开始骂街。她的小脚停到某一户人家的门前，骂一阵，然后再走，她的唾沫星子弥漫 了高村的整个街道。

骂完以后，她的最后一道功课是来到河边，站在老崖上，依着惯性继续骂一阵。直到自己都 骂得疲惫了，口干舌燥了，然后便对着河水发一阵呆。那双小脚，载着她在这平原的早 晨完成了这样一项伟大的工作，现在脚踵大约也有一些乏了，于是俏媳妇走下老崖，下到二崖上，脱了鞋子，在河里把脚泡一泡。

老祖母的小脚，我在小时候见过的。十个脚指头，全部骨折了。骨折以后，全部窝回来， 弯到脚心位置。她生平大约从来没有穿过袜子，而是用一块老布包着。那老布上不时有脓水 的痕迹。而那双小脚，并不是在少女的年代被包成这样后，以后，就一成不变了。那小脚还 时时脓肿，尤其是走路走多了以后，十个奇形怪状的脚指头像还没有长毛的小老鼠一样，红 红的，胀胀的。隔三差五，她还要剪脚指甲，要不，指甲长了会钻到脚心的肉里。

祖母在河边找了一摊清亮的积水，泡了泡脚，又摆了摆裹脚布。然后将这裹脚布稍微地晾了 晾，不等它干，就仍旧用它将脚包上，然后站起。

这一天的骂街工作就算结束了，下来开始忙生活了。给牛铡草，给猪馇食，给人做饭，然后 是纺线和织布。这时候，她就又变成高村一个平常而又平常的女人了。 第三章村庄与家 族

第4节：第三章村庄与家族(1)

第三章村庄与家族

我的祖母的伟大的骂街，基于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这个家族能不能在渭 河岸边这个叫高村的地方住下去，关系到祖母膝下的那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将来的命 运，关乎到高家那时还算殷实的田产和房子能不能守住。

高村所有的人都姓高。包括高大的柏树下那一簇簇坟墓里的先人们，或者将要出世的新生 一代们，他们的头上都顶一个高字。最初，他们大约是一个人或一族人，在大禹王高歌"蒹 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后不久，就从山上下到了河边，然后在这里以几千年的耐心，建立起了这个同姓同族的王国。在高村人看来，这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 高村的世界，一部分是高村以外的世界。

不独是高村，渭河平原上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是这种组成形式。它们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 。是大禹王的年代吗？不知道！是历朝历代的战乱形成的吗？不知道！或者如中国北方那个 家喻户晓的传说，是从山西老槐树下走过来的吗?亦不知道。

山西老槐树底下这个话题，中国民间众口一词的说法，是说这事发生在宋。北宋年代，连年 战乱使得中国北方人口骤减，域内空虚，于是朝廷从山西老槐树底下迁出大量的人丁，以补 北方的空虚。

但是，这个传说也许不至于只是北宋年间，那大槐树移民北宋年间有，但是，早在北宋之前 ，这样的移民活动就发生过。须知，就连山西境内的居民，他们大部分也是移居来的。他们 的祖先是匈奴人。早在东汉年间，当时的朝廷采取"内附"政策，在山西境内设河东六郡， 然后将长城线外游牧的匈奴安置在这里。著名的五胡十六国之乱，它的初始，就是一个 被安置在山西离石的名叫刘渊的匈奴人发动的。

那么，让我们大胆猜想，是不是将那些匈奴人收了马匹，缚了手臂，然后牵着他们，从这山 西老槐树下走了一遭，从此他们成为汉人，继而撒播到中国北方的广大区域里去了呢？如果 是这样的话，那山西大槐树的移民传说，当在更早。

不过，自从五胡十六国之乱以后，中国北方的人种，他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胡 羯之血"。这是为大家都公认的事情。在中国北方，纯粹的汉民族血统的人已经不多。白鹿 原底下有个半坡遗址，那里出土的七千年前的北方人，他们的体型相貌类似于今天的南方人 。

第5节：第三章村庄与家族(2)

高村这个同姓同氏族的村落，是如何形成的，起于哪一年？不知道！渭河两岸那像一根藤上 结出无数的瓜的同姓同氏族村落，又是如何形成，起源于哪一年?亦不知道！而广袤的渭河 平原上，那些星罗棋布的同姓同氏族村落，又是如何形成的，起源于哪一年?回答说还是不 知道！

是和五胡十六国之乱有关吗？或者更早，是沼泽退去，平原裸露出它黑色的泥土，河床相对 固定的那一刻就来到的？或者更晚些，正是民间那口口相传的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来的?

这些同姓同氏族村落散布在渭河两岸，散布在广袤的平原上，组成了中国北方农村的一道风 景，成了北方农民支撑他们生存的一个堡垒，成了种族香火不灭千年延续的一个保证。

从高村顺渭河上溯二十华里，我们看到，所有的村子都是同姓同氏族的自然村。它们是上白 村，下白村，弯里马村，母猪李村，樊村，胡村，刘村，赵村，南杨村，北杨村，季村，季 堡，东安村，西安村，然后是高村。往渭河的下游追溯，横卧在渭河老崖上的有几个大村子 ，这几个大村子分割成小村，这些小村亦都是以同姓同氏族的单位居住。而再往下，又是一 个一个的同姓同氏族的村落了。

在我们说话的这个年代里，这些村子都是一姓。千百年来，村子的人们以百倍的警觉提防着 外姓介入。他们觉得，渭河岸边这块或者丰饶或者贫瘠的地面是他们的，他们防止着有人在 他们睡觉的时刻将口中的吃食夺去。更兼之，这也是一种崇拜，对遥远祖先的崇拜，对《百 家姓》中自己额头上顶着的这个姓氏的崇拜。在平原上，所有的村子除叫它们"村子"之外 ，都可以另外叫成"堡子"。"堡子"这两个字就充满了一种防卫心理。

眼下，高村的这一户高姓人家，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断后"。我的老爷膝下 无子，只有一个女儿，且这女儿显得有些笨

拙。平原上的习俗，遇到这种情形了，延续香火 的方法一般有两个。

一个方法，就是给女儿招上门女婿。那个村庄的那户人家，男孩多，问不起媳妇，愿意把自 己的男孩招出去，给人做上门女婿。这女婿过门以后，得改姓，他的娃娃们，也得从女方的 姓氏。也就是说，这个村子将这个人淹没了，他来这里的任务只是像一匹种马一样来延续香 火，而这个同姓村落依然纯粹，依然是铁板一块。

另一个办法是将外甥接来，让他顶门立户，延续香火。三亲六故中，这最亲的人，大约就是 外甥了，所以没有办法的办法，请他来，当作子嗣看待。为他问一房媳妇，这媳妇再生上一 堆娃娃，于是这家的香火就又有年没月地延续下去了。

第6节：第三章村庄与家族(3)

如果说，那前一种情形，上门女婿还偶然地在此生中，用一下他原来的姓氏的话，村上人有 时候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由他去吧！因为他即使蹦得再高，也已经没有根了，现在他的 孩子是跟着媳妇姓着，他将很快老去，没了踪影，好像村庄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似的。

但是对于后一种情形，全村的人会以百倍的警觉来对待。从外甥顶门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改 为与全村人一样的姓了，往事不准再提。

我的老之将至的老爷权衡再三，采取了第二种方法。即从渭河上游的一个叫鸿门镇的地方， 接来了他的外甥，来给自家顶门。接着，又从邻村为这个顶门过来的小伙子问了房媳妇。那 小伙子就是后来我的爷爷，而那新媳妇就是我的三寸金莲的乡间美人小脚祖母。

乡间美人迅速地为这户人家生下来一窝儿女。高大出生了，高二出生了，高三出生了，齐刷 刷的三个男丁。那第四个是女儿，苦命的桃儿也在那个年代来到了人间。

这一切多么的符合乡间规矩呀，这一幕乡间喜剧演得多么的圆满呀！从此以后，这户人家将 成为这个大族中的一个支系，从此头顶着同一个"高"字，开始自己少盐寡汤刨食吃的岁月 。

但是不然。

其实，早在高老爷子张罗着用他的外甥来顶门的时候，这种不祥的根就埋了下来。这原因就 是，除了上面那两种延续香火的形式之外，在平原上，通常还有第三种形式。

这情形就是，从自己就近的族人中，挑一个侄儿过来顶门。因为侄儿和外甥一样亲，他甚至 连姓氏都不需要动，就走入这个家庭，登堂入室了。

前面说过，高村通村都是一族，因此从理论上讲，这个班辈上的所有的人，他都有理由来顶 门，或者再直白一些说，有理由来继承高

老爷子这一份家业。

高老爷子那时候老崖上有三十亩良田，河滩里还有二十亩滩地，家里一挂铁轱辘的牛车。此 外，他还有五间宽的庄子。那庄子有三间盖满了房，剩下的，空在那里，准备有力量了以后再盖。

族人们，尤其是就近的族人们，也许曾向高老爷子提出过那第三个方案。但是被高老爷子严 词拒绝了，他明白所谓的顶门只是一个话头，人们眼红的是他辛辛苦苦攒来的那份家产。他 坚决不能让这些家产落到他的那些族里弟兄们手里去。他决心要保卫它。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渭河上游村子里的那个年轻人走入了高村，并开始了他后来的故事。

这个既不像农民，又不像商人，亦不像读书人的年轻人，当他担着个货郎担子，摇着个拨浪 鼓，吆喝着穿村而过的时候，一定会招来许多人忌恨的目光，因为这个村子的一户富户的家 业，被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外姓人得了。

但是在高老爷子在世的时候，人们还不敢造次。高老爷子拄着根南山藤木做成的疙瘩拐杖， 一步一点，从东头走到西头，西头又走到东头，人们见了，纷纷打招呼。招呼罢了，人们指 着他的脊背
说："有一天你死了，这好戏在后头哩！" 第四章摔纸盆儿

第7节：第四章摔纸盆儿(1)

第四章摔纸盆儿

好戏果然在后头。终于有一天，老爷子一口气上不来，脚一蹬，头一歪，走人了。家族纷争 于是从"摔纸盆儿"的那一刻开始。

平原上的习俗，老人死了，在抬埋他的时候，一顶棺木，请八条大汉用杠子抬着，棺木的后 面，有无数条纤绳，女孝子们蒙着脸，穿着孝衣，手牵着这绳子，一边拽着不让这棺木走， 一边移动着步子往前撵。棺木前边，则是两行男孝子领路。那男孝子中，挑出一人，或是长 子，或是长孙，或是至亲的外甥，头顶上顶着一个纸盆子。别人恸哭，他可以不哭。他只把 这个盆子顶好，就行了。

这叫"顶盆子"，也叫"顶门"。所谓的顶门，其实正是顶这个盆子。这纸盆子应当摔碎。 出殡的队伍在行走中，前面的孝子在行走中，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或三岔路口，觉得这里距家 宅和墓穴的距离刚好适中，于是停下。

停下以后，所有的孝子们都知道要摔盆子了，出殡中最庄严的那一幕要开始了，于是停住脚 步，按班辈、分长幼站定，就在当路上跪成两行。而那后边的棺木也停下来，后边的哀恸的 女孝子们也停下脚步。

这样，在乐人们的嘹亮的唢呐声中，在男孝子们压抑的低沉的嘶哑的哭声当中，在女孝子们 一板一眼抑扬顿挫仿佛唱歌一样的哭声当中，顶盆子的这个孝子，将纸盆子高高地举起，叫 一声"从此后我就成了没大的娃了"！叫罢，然后重重地摔下。盆子是陶土的，青色，摔到 地下，"哗啦"一声，成为一堆碎片。

啥叫"纸盆子"？其实，它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瓦盆而已。这个瓦盆在此之前是放在家宅里的 灵牌前的，烧纸用。如今起灵了，牌位拔了，于是这盛满纸灰的瓦盆儿，便被端起，随灵柩 一起走。

高老爷子的出殡仪式也是这样进行着的，那顶盆子走在孝子前面的正是那个外乡人，我的爷 爷。如果没有人从中作梗，盆子一摔，这场丧事就算走到头了。老爷子将顺顺当当地入土为 安，去见他的列祖列宗们。平原上的老坟堆里将会出现一座新坟。

但是正当这个外乡人高高地举起盆子，就要往下摔的时候，孝子队伍里一片嘈杂，有的人喊 着"让我摔"，有的人喊着"我来摔"，有的人喊着"该我摔"。人头攒动，那头顶上顶着 一块白色孝布的是儿子辈，那头顶上顶着一块黄色孝布的是孙子辈，那头顶上顶着一块红色孝布的是重孙子辈。众人站出，纷纷来抢，出殡的队伍乱成一团。

第8节：第四章摔纸盆儿(2)

此刻这个名叫高发生的年轻人从来没经过这阵势，纸盆子举在头顶，傻了。他呆呆地站在那 里，眼睛红勾勾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瓜松，你摔！你摔！你快摔！"

说这话的是我那乡间美人，小脚祖母。此一刻，她正在那棺木的后边，穿着孝衣，手牵引魂 索，席地而哭，见了眼前这一场变故，吃了一惊。

只见她身子向后仰一仰，腰身闪一闪，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站起来，扶着棺木走了两 步，然后踮着小脚，快步穿过孝子的行列，径直走到我爷爷跟前。

"你摔呀！瓜松！快摔！"她说。

爷爷还在愣着。眼见得无数只大手小手，去抢那只高举着的纸盆子，老祖母踮着小脚，左拐 右拐，从人群中蹿到爷爷跟前，然后两脚一跳，掰住爷爷的胳膊，叫一声："你倒是摔呀！ "然后将胳膊一拉，于是只听"哗啦"一声，纸盆子摔下来了。盆子落在塘土地上，一个盆碎八瓣成为碎片。

安葬仪式结束不久，"头七"未过，这户人家便开始遭户族欺侮了。老太爷既死，于是大家 也就没有了忌惮。老崖上田里的苞谷还没有成熟，就被人整行子整畦子地先掰了。滩地里的 果木树上结了桃子，也被人卸了。菜井里种的辣子被人摘了，韭菜被人割了。家里拉车的老 黄牛，偷吃了几口嘴，也被人用镰刀砍了。家里的大花狗，被人打着吃了，将一张狗皮，隔 墙撂了过来。还有家里那几个半大孩子，出门与人打架，一个个被打得鼻青眼肿流鼻血，问 他们为什么跟人打架，回答说村上孩子叫他们"蛮生野种"。

这些都是小事，更大的事正在酝酿，这就是族里面的几户近家，瞅上了这户人家的田产和房 屋。这一日，我的乡间美人的小脚祖母，

正摇着纺车，在上房屋纺线，门外人声嘈杂，揭开 门帘一看，只见几个大汉，抬了一口棺木，进了院子。祖母问："这是谁家的棺木？走错地 方了吧！"大汉们说，棺木是族里一户人家的，人暂时来不了，先用这棺木来占地方，号房 子！说罢，不容分说，一把擢开这小脚女人，抬着棺木进了上房屋，然后找一个角落，将棺 木摆好，底下再支上几块砖头。临走时，大汉们说："小媳妇，你小心地给看着，这口狠话 说过了，棺木要是少一个角角，就拿你是问。老鼠咬了，虫撽了，你也逃不了干系！"说完 ，牙齿下了，一伙人扬长而去。

我的小脚祖母愣在那里，好久才明白这是先用棺木占地方了。她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号啕 大哭。哭了一阵子，哭得没意思了，于是想起找我爷爷。我爷爷此刻在哪里，她知道！

爷爷早就知道这家业守不住，于是说，让外人得了，不如让我抽大烟把它抽光吧！没了家业，就没人 偷没人抢没人眼红，这高村的天下就太平了！这样他染上了大烟瘾，和村上一些懒汉二流子 躲在一户闲人家里抽烟。这事我祖母知道，她只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把这事说破。

第9节：第四章摔纸盆儿(3)

此一刻，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祖母只得硬着头皮，来拍这户人家的门环。

门开处，一群大烟鬼正横七竖八，躺在那里吞云吐雾，见高家媳妇来了，都吃了一惊。好我 的小脚祖母，只见她并没有发怒，只是把那个尖尖的小鼻子耸了一耸，脸上做出笑容说：" 好香！好香！"说罢，径直走到我爷爷跟前，夺过烟卷说，让我也尝一口！尝罢，对爷爷说 ，走，咱们回家，回到咱们家炕头上，热被窝一坐，你一口，我一口，过咱们的神仙日子去 。

爷爷懵懵懂懂，趿鞋下炕，被小媳妇牵了手，出了大门。门后，一群大烟鬼说，你看人家 媳妇，这才叫厉害！祖母回头，呸呸两声，算是作答。

回到家中，看到上房地的棺木，再听祖母一番诉说，爷爷眼皮翻了翻，一言不语地蹲在地上 。祖母见了，踢两脚，"你倒是说话呀！掌柜的！"祖母说。踢归踢，胆小怕事的爷爷仍是 一声不吭。祖母见了，绝望地说："我三脚踢不出你个响屁来！"

就从这一刻，我的小脚祖母开始骂街。既然这家男人不敢出头，那么女人只好出头了。 第五章骂街

第10节：第五章骂街

第五章骂街

至此以后，大约有半年时间，高村村头，出现了一个骂街的女人。那原先用发卡别在脑后的 髻儿，弄乱了，如今一头乱发蓬松在头上。两个原来白里透红的脸蛋儿，如今凭空地抹了两 团灶膛里的柴火灰，又黑又青。一件大襟青布衫子，那布纽扣从胳膊窝以下，全部解开，露 出的两片衣服下摆，挽成一个疙瘩，缠在腰际。下身的变化不大，还是那身黑青布缠着绑带 的裤子。脚下三寸金莲的那鞋子，现在换了，换成了结婚坐轿时那双红缎鞋。这红缎鞋穿在 脚上，一颠一摆地走来，确实比那黑布鞋更为张扬。

她的手里，还提着一根盘成一团的火绳子。这火绳子是牛拽绳。如今她提到手里，在村口滋 事，那意图也很明显。话头不对了，或者她恼怒了，这绳子往谁家的门楼子上一拴，就上吊 到谁家了。

我的乡间美人小脚祖母，顺着高村的官道从东到西，从西到东，踏踏而来，一路排侃。她说 道：

"高村的老少爷儿们听着，族里的阿伯阿叔们听着，如今这当儿说话的是高村的媳妇，安 村的姑娘，叫"高安氏"的便是她。高老爷子是有一份家产，但这家产是他人老几辈打牛屁 股打出来的，碗里一口锅里一口省出来的，东山日头背到西山下苦挣的。你们要眼红，你们 去挣，让儿子做土匪，让女儿做婊子，只要能挣回来，也算数，别眼红人家。

"你们说这老太爷要下个蛮儿，野毛光棍飞了四十里，跑到咱们高家堡子来了。这话也对。 只是这野毛光棍是老太爷的外甥，外甥顶门，天经地义，过去有，以后还有，谁也不敢保险 自己家的苞谷地，就不长谎秆儿。如今他已经改了姓，他就是高村的人了，你们谁敢说不是？！

"纵然这蛮儿是"蛮"的，是野种，你们眼黑他。那一窝孩子，该是在高家的土炕上生的吧！该是这渭河的水、大平原上的五谷把他们养活出来的吧！他们头上都顶着一个"高"字， 你们难道就忍心欺侮他们？你们可以对我家男人无礼，这我认了，你们欺侮我的一窝孩子，这叫造孽！

"我安家大姑娘也不是没名没姓。安村就在高村的旁边卧着，那一村的人都是我的娘家弟兄，他们在看着你们高村的人做事！我日你个三辈先人的！"

我的小脚祖母骂到酣畅处，挥舞着手里的绳索，等人上来搭腔，但是家家门户紧闭，没人敢 吱声。

祖母见了，越发逞能，往地下一坐，来个连身躺，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咒男人："你们 中，有那胆子正的站出来，一个枪子，把我那窝里罩的男人灭了，从此我跟你过！"

这叫乡间喜剧。大男人见了，人人躲避。妇道人家怕惹上口舌，也尽量躲着。倒是高兴了那 些乡间孩子，这古老而闭塞的北方农村，渭河形成的这个死角里，打人们记事的时候起就没 有来过剧团，因此，这些围观的孩子，把这当一幕喜剧看。

气出了，泼撒了，祖母心情好了一些，正如如前叙述的一样，她最后来到渭河边，用河水抹 一把脸，用唾沫星子把头发理顺，然后将大襟袄挽在胸前的那个疙瘩解开，扬起一只胳膊， 用另一只手将胳膊窝里那一连串布纽扣依次扣好。

最后她回到家中。这个伟大的早晨结束。她现在又变成一个平庸的女人了。而到第二天早晨，踩着太阳冒红这个钟点，她的又一次骂街行动再重新开始。

祖母的骂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她骂街的这半年中，高村逐渐安静下来，渭河畔上的这户 人家，日子也逐渐好过了点。

只是那口白色的棺木还在上房里卧着，夜来白森森地怕人。祖母说："这也是咱们族里一位 老者的棺木，既然他愿意放，就放在这里

吧！咱们权当保管着。这东西盖子一揭，还是上好 的粮仓，麦子下来后，咱们用它装粮！"

这一日，一九三九年的农历二月二，是我的乡间美人小脚奶奶的最后一次骂街。不是她不愿 意骂下去，而是这骂街的行动，被一件事情打搅。而这件事情，将导致渭河畔上的这户人家暂时离开，亡命他乡。 第六章高家渡

第11节：第六章高家渡(1)

第六章高家渡

祖母看见，在坡坎下面的渭河二道崖上，人声嘈杂。顺着那崖畔，自南向北，一溜儿摆开八 口大锅。是八口，祖母伸出戴着套袖的手，挨个数了数。那每一口锅前，都围着几个人，有 从河里担水往这锅里倒的，有蹲在灶火口，往锅底填苞谷秆的，还有掌勺的，手拿一个大铜 瓢，将那锅里的水不时地漾起。旁边，好像还有几个公家人模样的人，穿着制服，胳膊肘上 戴着个白箍儿，口里吹着哨子，在指指点点。另外，还有几个穿黑衣服的军警，挎着枪，在 人群周围转悠着。

高村这一块地面，是渭河"几"字形地流过平原时，在这里形成的一个死旮旯，平日里，官 道上难得见几个行人，这二道崖下面，更是冷冷清清的。虽说这里好孬算一个渡口，但是从 这里过河的人并不多。这个名曰"高家渡"的渡口，那只大船，主要是载高村以及高村附近 的人渡河的。

祖母有些纳闷，她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于是从老崖上，徘徊两步，找了个斜坡，"哧 溜"一下，溜到了二道崖。那八口大锅，其实都是高村人的锅，是为牲口饮水用的。那每个 锅前围的人，也都是高村的人，他们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单位，在那里操持着。

有一棵歪脖子老树，树已经死了，还端立在那里。树皮的一面被人扒光，露白的地方，墨笔 写下"高家渡"字样。这大约就算渭河上这个荒凉渡口的唯一标志了。那歪脖子老树，想当 初，它该是长在高村一户人家的门前的，或者院落中的，渭河改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 西，这户人家的宅院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崩到河里去了。主人于是搬到了靠里的地方，而这棵 树留在这里。河流突然改变主意，不再往东崩了，这树便幸存了下来，艄公便央过路客在这 没人管了的树上，书写上"高家渡"这几个字。

那第一口大锅，就支在这歪脖子老树底下。围绕着这锅忙碌的这一家人，正是我们家的人。 那手执一把大铜瓢，舀起汤，然后再高高漾下去的，是我爷爷。旁边挑着一担木桶，忽悠忽 悠从渭河向上担水的是我大伯，也就是高大，那一年他十三岁。坐在灶火口里，朝着炕底那 熊熊燃烧的火焰，往进塞苞谷秆的，是我的父亲，也就是高二，那一年他十岁。

"死老汉，你在干什么呢？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动锅动灶的？莫非，是咱这高家渡，要过 队伍了？"祖母跃上坡坎，来到大锅前，拿个树棍，将那火心捅一捅，掏空，这样火便燃烧 得旺一点。平原上的早春，还是很冷的，况且河道里有风。这样她便一边搓着手，一边问。

爷爷回答说："乡里人不知道城里的事，地上人不知道天上的事。只是来了几个公家人，用 脚踢了踢咱这一口给牛饮水的大锅，说是要征用它，咱就把这大锅给弄到河沿上来了。听说 这高家渡确要过人，但是不是过队伍，是过灾民。这锅里熬的苞谷粥，公家人说这不准叫苞 谷粥，要叫舍饭。"

"哟，是起大锅，发舍饭。那么舍给谁呢？这八口大锅，能吃多少人哩！记事中，民国十八 年大年馑，这二崖上就支过铁锅，发过舍饭。那次，来的是山东人。山东人一溜一串地，过 了河，沿着这渭河两岸住了下来，成了一个一个的山东庄子。那么这次，是哪里人呢？该不 是河南担吧！"

第12节：第六章高家渡(2)

"不知道！公家人没有说！"爷爷回答。

祖母停顿了一会儿，又有些事情想不明白了。她问："渭河这八百里河道里，少说也有几十个 渡口，那些灾民，为什么要单挑高家渡来渡身子呢？高家渡这么条破船，官道这么个塘土路 ！"

爷爷回答："听说，不独独是高村，高家渡往下，直到黄河边，这几十个渡口，都支起了大 铁锅！"

"那得过多少人呀！他们是些什么人呢？"祖母感慨道。

大锅里的苞谷粥，已经咕嘟咕嘟地滚好了。爷爷还不停地拿着大马瓢，将苞谷粥舀起又扬下 。那苞谷粥从马瓢沿上洒下的那一刻，阳光一照，像一道金瀑布。这是老苞谷，它是黄的， 金黄金黄的。苞谷那香味儿，又像泥腥味，又像草腥味，又像空气中那薄荷的味儿，它现在 弥漫了渭河的这一段川道。

见吃舍饭的队伍迟迟不来，祖母坐不住了，她要回家织布去，几个孩子都等着这一架子布下 来，做衣服。"况且，四女子还在炕上睡懒觉！我不给她穿衣服，她自己不会穿！"祖母说 完，闪一闪身子，站起来，踮着小脚上了老崖，回村子里去了。

天晌午端，太阳直直地照在头顶上的时候，人们焦急等待着的那一支饥饿大军，终于在平原 的另一头出现了。

首先传来的是声音，仿佛地皮在轻轻颤抖的声音，仿佛是成百上千的人在压抑着嗓子，轻轻 抽泣的声音，仿佛是饥饿的平原上的母狼，在暗夜里哀鸣的声音，仿佛是那低沉的雷声，在 天边滚动的声音。那声音是缓慢的，凝重的，愈来愈清晰，也就是说越来越走近高家渡。

接着在那平原的尽头，出现一片铺天盖地的乌云。这乌云是流动着的，翻滚着的。它一会儿 俯冲下来，与地平线融为一体，一会儿又飞上高高的天空，那一团黑色将天上的太阳也遮住 了。

接着，从官道上，走来一支队伍。

他们有人穿着衣服，有人没有穿衣服。那没有穿衣服的，用一张席片，或者一块破布，象征 性地挂在腰间，遮住自己的羞处。这些人群，明显地是以家庭为单位，结伴行走的。因为有 老人，有孩子，那些青壮一点的男人，则承担着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任务。所谓青壮，这里只 是相对他们的年龄而言，他们同样是疲惫的，孱弱的，身上的那肋条子鼓出来，像排骨一样 。他们穿鞋子的很少，有些人是打赤脚，有些人则穿着草鞋，或用麻葛和布条拧成的鞋。他 们大约有半年没有理发了吧，乱糟糟的头发落满了灰尘。

有些家庭是推着一辆独轮车的。独轮车"咯哇咯哇"地叫着。高村的人听到的平原尽头传出 的哀恸声音中，大约就有这独轮车的叫声。这独轮车上，通常装着这个家庭的全部的家当。 这辆独轮车由这个家庭的男人推着。如果这个家庭有一个半大小子，那么他会在这独轮车的 前面，用一根绳拽着车，给这位推车的男人助一把力。如果这户人家有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的 话，通常，行走的期间，他会在家人的要求下，在独轮车的支架上坐一会儿，歇一歇脚。

第13节：第六章高家渡(3)

大部分的家庭则连这样的一辆独轮车都没有，他们的全部家当是用一条扁担挑着。这扁担通 常是桑木的，木质很软很柔韧，挑时两头一闪，扁担弯成一个半月形。扁担的一头，挑着 一个花格包袱，包袱扎紧，扁担头儿从包袱中穿过。扁担的另一头，会是一个笸箩，或是一 个竹筐，或是一个木笼，它是用绳子系在扁担上的。那或笸箩，或竹筐，或木笼里通常装着 一个孩子。这根扁担通常是由这家的当家男人担着的，行走中的这户人家，簇拥着这男人。

另外还有些人家，他们连这样的一根扁担也没有。当家男人的身上，只背着一件花格包袱。 那包袱的质地是老布的，白色的线，红色的线，青色的线合在一起，织成这一个一个火柴匣 大小的方格子图案。需要说明的，这包袱皮已经旧得不能再旧了，颜色已经失槽，上面还布 满补丁，所以我们说它的颜色，只是说它原来的。唉，包袱的主人，大约已经在这个世界上 ，流浪了有些时日了。

偶尔的，孩子会哭，或者是背在背上的，或者是抱在怀里的，或者是拽着手拖着走的，或者 是躺在那笸箩之类的东西里的。这些孩子是因为饥饿而哭，他们伸出小手，向世界摇晃着， 向大人摇晃着。于是，母亲把她的大襟袄解开两个扣子，取出奶头，塞到孩子嘴里。但这哪 里是奶头呀，既没有肌肉，更没有奶水，就像瘦骨棱棱的排骨上停了两个干枣一样。孩子大 约咂出血了，母亲痛苦得头上冒汗，但是她强忍着不动。孩子最后睡着了。那男人说："将 他扔了吧！等到了好地方，光景好了，你再生！"女人默默地点点头，她说："小东西，你 为什么要来到这世界！你不要受罪了！你走吧。"喂了最后一口奶以后，女人别过了脸。男 人抱着孩子，把他轻轻放在路旁的麦苗田里。立即，有成群的乌鸦和喜鹊俯冲上来，路旁传 出一阵惊天动地的聒噪。

乌鸦和喜鹊，仅仅吃掉了孩子的两只眼睛，便被后面的饥饿大军赶走了。饥饿大军不是来 救这个孩子的，而是来抢这一具小尸体的。如果这具小尸体被一户人家抢到了，那么，他的 肉熬下的汤，足够这户人家再支撑住一个礼拜的行走。

这一切都是真的，在这个庄严的话题面前，叙述者不敢有丝毫的杜撰。在那场由豫入陕的灾 民大迁徙中，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

这还不是最残酷的。那最残酷的事情是"易子而食"。饥民途经的各县县志上，修志的老先 生曾经以怎样悲凉而又绝望的笔调，谈起那一幕幕"易子而食"的场面呀！

人们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于是两家交换，这样锅里煮的就是人家的孩子了。

当然在饥民大军行进的时候，一部分的孩子被路经的村庄收留。像我母亲的姐姐那样。但是 那样的事情好像并不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在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春二三月青黄 不接的季节，当地的住家户连自己孩子的那几张嘴也填不饱呀！

第14节：第六章高家渡(4)

队伍行进着，从大平原的另一头黑压压地压过来，像遭蝗虫一样。队伍太臃肿和庞大了，因 此这窄窄的官道根本容纳不了他们。那条细长的平日走牛车的道路，只是像一个箭头一样， 为他们指出高家渡，指出渭河对岸那迢遥的地方。所以队伍中的大部分人是踩着路边的庄稼 地走的。

春二三月正是大平原上青黄不接的季节，去年的一点可怜的存粮已经被扫清囤底，地里的青 苗要再过整整三个月才能成熟。所以，要靠这块大平原为饥饿大军提供吃食，那是勉为其难 。

于是，行进的队伍，像蝗虫一样，吃尽了路边田野上所有能吃的东西。榆树皮是可以吃的， 于是所有的榆树皮都被扒光，榆树白花花地栽在地上，十分怕人。榆树叶也是可以吃的，采 光它。桑树皮是可以吃的，扒它。桑树叶也是可以吃的，采它。田里的那些地地菜，坟堆上 的雪蒿，这些东西也都被采光了。

饥饿大军越走越近了，头前走的几拨人已经越过高村的街道，快走到老崖跟前了。在这八口 大铁锅旁站的人，这时才明白，这舍饭是为这些饥民准备的呀！

而天空那一团上下翻飞的乌云，也同时到达了高村。聒噪声更大了，震耳欲聋。原来这不 是乌云，是成千上万只黑乌鸦和花喜鹊。它们所以紧紧不舍地追赶着这饥饿大军，是为了收 拾大军行走中那倒毙在路途上的尸体。它们已经尝到了甜头，同时它们觉得，随着队伍继续 向前走，它们去吃死尸的机会会更多。

在大锅前焦急地等待着的爷爷，支棱起耳朵，细细地听了听乌鸦的叫声，突然说："这舍饭 是给谁预备的，那些过路客是谁？我现在是知道了，他们来自豫东一个叫花园口的地方，那 地方去年五黄六月间，黄河决了堤！"

"何以见得呢？"隔壁那口大锅旁的男人问。

"你听听那乌鸦的叫声，那是河南的乌鸦，不是咱陕西的。陕西的乌鸦，叫起来像唱秦腔一 样，直通通地，可着嗓子吼。河南的乌鸦，叫起来像豫剧的花腔，一声高来一声低，一声粗 来一声细，一声长来一声短。"爷爷回答说。

爷爷又补充说："看来这些乌鸦，是跟着逃荒的人，跨过黄河来的！" 第七章大舍锅

第15节：第七章大舍锅(1)

第七章大舍锅

逃难的人在老崖上一露头，便看见了这白茫茫十里渭河滩，看见了那像一头巨蟒一样弯弯曲 曲波光粼粼的渭河，看到了二道崖上那八口正在咕嘟咕嘟滚着的大铁锅。

"吃舍饭！"人群骚动起来。饥饿的人们喊着，连滚带爬，从老崖上冲下来，将这八口大锅 围定。

那几个穿中山装的人，据说是国民党行政院的赈灾专员。只见他们用手挥一挥，用南方口音 喊一喊，喝令人们排队。但是，人群像一群没王的蜂一样拥上来，哪听他们的。没奈何， 专员指着旁边荷枪的士兵说："你们倒清闲，站在一旁看笑话，你手里那东西是枪，还是烧火棍？"

士兵们得令，把枪举向天空，叫个"一二三，放"，于是，一排齐射。只见天空那黑压压的 鸦群，有几只被射中了，掉下来，落进了河里，又迅速地被河水冲走了。

老百姓什么都不怕，就怕枪。一听枪声，所有的人都安定了下来，驯服了下来。人们现在开 始排队，专员指挥着，让每个大铁锅跟前排一队人，一人只给舀一瓢玉米粥，吃完玉米粥， 上船过河。

爷爷兴致很高。那天大约是他过继到高村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人一开心，话也多起来。原 来，他竟是一个乡村哲学家。

爷爷将一瓢金黄色的苞谷粥，高高扬起，金瀑布一般地泼下，盛满伸向他的每一个大碗。他 说，这东西在我们这一处地面，叫苞谷，苞谷糁子熬成的粥叫苞谷粥。这苞谷是从西域来的 ，大宋年间西域回族人带过来的。它是咱老百姓的口粮，既高产又耐旱。大宋初年，中国的 人口只有五千万，到了结束时，二三百年光景，人口已经一亿五千万了，啥原因，就是这苞 谷粥养的呀！

说了上面这些古话，下来，爷爷动口问，问这一拨人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他说："客官 ，过路客，行路人，乡党，你们这是从哪里来的呀？你们又到哪里去呀？高家渡这个荒凉偏 僻的渡口，大约自有了码头以来，那渡过的人群加起来，也没有今天渡河的人多呀！"

爷爷又说："莫不是蒋介石为阻挡小日本，派飞机朝花园口那地方扔了些大炸弹，炸开了河 堤四十里，你们这是从那河堤下面，逃命出来的吧？"

逃荒的人群一哇声连连称"是"。他们说蒋介石这狗日的，啥法子不能想，想出个炸黄河河 堤的瞎点子。日本鬼子没淹了，倒把豫东地面的成百万的老百姓给淹了。那一块大平原村子 稠，人口多，惨哪！那地方的黄河，是悬在半空中的，比陆地要高出几丈，几十里宽的河堤 口子一开，黄河水哗啦一声就泄下来了。那水头大啊，黑压压地就像许昌城的城墙一样高， 齐刷刷推着往前走，见谁灭谁！平原上三停的人，有一停被这水淹死了，永生地做了淹死鬼 了，有一停的人，死在疫病和逃难的路上了，剩下一停人，这不，正赶路着的。

爷爷问死了多少人。

人们七嘴八舌，说死人无数，但是到底死了多少，政府没有统计，咱们也不好推断，总该有 几十万吧！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叫水端了，一个县一个县地叫水吞了，那豫东地面有好几十 个县哩！

爷爷又问："那你们要往什么地方赶呢，可怜的人！你们这样急匆匆地走着，阎王催命似的 ，好像前面真有一个什么好地方，在等着你们。"

人群七嘴八舌，回答说，确实有个天堂般美好的地方，在他们的前面等着，他们所以挣着命 地往前走，就因为前面有那地方。那地方叫黄龙山。

第16节：第七章大舍锅(2)

一提到"黄龙山"这三个字，这一群饥饿的人们，人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他们说，政府给 那里设了个中央垦区，安置这些花园口难民。政府说，那是个天堂一样美丽的地方，有现成 的房子，等着他们去住，有一囤子一囤子的粮食，等着他们去吃。耕牛预备下了，犁杖预备 下了，那地是黑油油的，犁杖往地上一戳，五谷一撒，就是一料好庄稼。

"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好地方吗？"爷爷狐疑地说。问这话时，他的眼睛也闪出一丝火星。

"真的！真的！政府的赈灾大员都这么说。要不，我们也不会跨黄河，跨渭河，过函谷关， 过风陵渡，过潼关，去往那里奔了！"人群肯定地说。

听到这话，爷爷长叹一声，直起腰来。

"哪里的黄土不埋人！"爷爷说，"说不定，我高发生下个狠心，也会跟着你们奔那个地方 的！"

船一拨人一拨人地渡着，这八口大舍锅，一马勺一马勺地为大家盛粥。我们家这口锅前，奶 奶烧火，爷爷掌大马瓢，高大一担一担地从渭河里担水，往这铁锅里续水，高二和高三，这 两个半大小子也没闲着，他俩从家门口背来苞谷秆和麦秸草，充当柴火。桃儿 刚会走路，于是像一只猫一样地蜷在高安氏的怀里，屁股蛋子坐在高安氏盘起的腿上。

我的苦命的母亲那一年六岁。她也在这一支从黄泛区来的庞大的逃难队伍中，来和我的父亲 高二赴这千年之约。此刻她正在路上走着，她将在三天三夜之后，即这一支饥饿大军的行走 接近尾声时到达。她姗姗来迟的原因是在逃难的路上，有一个姐姐卖给路经的一户人家了。 这事耽搁了这户人家一点行路的时间。

渭河岸边高家渡这一场舍饭，发放了三天三夜。渭河的水担了多少担，无法去量，能够丈量 的是我家门口顺墙而立的那一大簇苞谷秆，全都烧光了，一个麦秸垛，也烧光了。下锅用的 那玉米子，是一条船上运来的。那时渭河上还可以行船。一条涂着红色和蓝色线条的船， 在渭河这一段河岸来来回回地走着，不时地卸下粮口袋来。那船上，一个穿一身白西服的城 里女人，甲板上放一个凳子，她坐着，抽着烟卷，面无表情地看着岸边。

高家渡的渡船，使的是篙。一根丈二杆上，前面是一个铁尖，后面是一个把手。船工以篙点 地，叫一声"船开不等岸边人"，身子往起一跃，将篙的这头往怀里一压，篙身压住船身， 船一倾斜，这船就离岸了。

人太多，船渡不过来，因此这三天三夜里，老崖底下的人群挤成了疙瘩。等船的人中，有蹲 在地上抽闷烟的，有全家人倚着老崖晒太阳的，还有些妇女，到河边去洗脸和梳头的。而 到了夜来，火光燃起，高家渡上更是热闹。

"穷欢乐，富忧愁，讨吃的不唱怕干球！"说这话的是一个耍猴的河南人。在中国地面流浪 的河南人，耍猴是他们的一项重要的谋生手段。这个离乡背井的耍猴人，真可怜了个他，什 么家当都没有了，只肩膀上卧着一只猴子。

夜来火光下，那河南来的耍猴人，把锣儿"当当当"地一敲，将猴子从肩膀上一甩，甩到空 里，又用手接住，他开始耍猴了。耍过一通后，场子圆了，接着一个扎着大辫子，浓眉大眼 厚嘴唇的姑娘，开始唱河南梆子。她唱得真好，博得四周一片喝彩声。这一群河南人因了这 歌声，在一瞬间有了一丝温暖，差点忘了这是在异乡，在陕西境内渭河岸边一个叫高家渡的 荒凉堤岸上。

我的爷爷后来曾无数次地说过，那个在西安城里唱红、在郑州城里达到功德圆满的豫剧名角 常香玉，就是在高家渡那个夜晚唱河南梆

子的大辫子姑娘。他赌咒发誓说"就是她"！ 第八章顾兰子的 第一次亮相

第17节：第八章顾兰子的第一次亮相(1)

第八章顾兰子的第一次亮相

正当高家的一家老小，在渭河畔的二崖上，守着一口大锅，从事那场积德行善的善举时，高 家的另一个传奇人物，六岁的顾兰子，正拄着一根枣木拐杖，在这支饥饿大军的尾部行走着 。她现在还不是高家的人，她将在随后的黄龙山岁月中加入，而就在这次，她还将在这高家 渡的官道上，上演一幕戏剧。

那一年顾兰子六岁。母亲把她的开裆裤用线缝住，缝成死裆，然后，把她蓬松的头发用梳子 梳整齐，再用两个指甲盖，把头发里那些虱子下的卵（那叫虮子）咯嘣嘣地挤死，然后将头 发梳成两个小辫，小辫的根部用红头绳扎紧。"你六岁了！ "母亲说。

六岁的顾兰子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她只去过一次许昌城。因此，她在描述那花园口决口时所 用的比喻，总是说那水头黑压压的，像许昌城的城墙一样高，一样宽。水头翻滚着，就将她 的那个小小的顾村吞没了。

她的那个村子叫顾村，这个村子又分前顾村和后顾村。顾兰子是住前顾村或后顾村的，她已 经记不起了。她只记得这个豫东地面的县名叫扶沟县，而顾村距扶沟县城三十里地。

洪水涌进顾村的那一刻，全家人顺着梯子，爬到了屋顶。水头顺着村子西头那条小河渠走了 一部分，这就是顾村没有顷刻陷入灭顶之灾的原因。但是这土坯房，不经泡。水头过去以后 ，水还在一波一波地涌过来，三天头上，房子倒了，于是全家人又一个拉一个，攀上了院子 里那棵皂角树。已经七天了，这水还没有减弱的意思。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好在这时候漂 来了一块门板，于是全家人跳进水里，抓起这块门板，任水漂着他们走。黄河里的水是黄泥 汤，人在水里，想沉也沉不下去，所以他们没有淹死。而那门板的作用，只是像把这一家人 聚拢在一起的一个物什。

第18节：第八章顾兰子的第一次亮相(2)

不知道漂了多少时间，也不知漂了多少里路程，最后这水成了死水了，于是他们弃了门板， 踩着齐腰深的水，走到干地上。

顾兰子是在郑州城第一次吃的舍饭。那是白米饭，白花花的大米尽饱吃。这是她生平第一次 吃大米饭，或许还是她生平第一次吃饱饭，所以，她记得很深。

这个河南黄泛区人家也是受了那"天堂般美好的黄龙山"的宣传蛊惑，才踏上这条道路的。 最初，从黄泛区出来以后，他们在陕西和河南交界的地方住过一些时日，男人给当地一家打 短工，女人给另一家奶孩子。这时候国民党来抓丁，三丁抽一，东家不想让自己的三个孩子 从军，于是商量着，商量着天黑以后把这个短工捆起来，拉到乡公所去顶。这话让男人听到了 ，于是逃了出来。这样，这户河南人只好再走，最后走到了这支逃难大军中。

前面谈过，在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他们还将最大的那个孩子卖给了当地一户人家。这个女 孩的身价是二斗黑豆。这二斗黑豆现在在担子的一头，而担子的另一头，一个笸箩里装着三 个孩子，那是顾兰子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这二斗黑豆将是这户人家在去那黄龙山的迢遥 道路上的全部吃食。

顾兰子已经六岁了，她能走，因此她是独自一个人走着的。路旁的所有的野菜和能吃的树皮 都被采光了。但是行走间，眼尖的顾兰子竟然在不知哪个角落摘到了一枝蒲公英。母亲难得 地笑了笑，她把蒲公英叶子放在口里嚼了嚼，将那汁子吐给笸箩里熟睡着的孩子们。然后将 那一朵黄色的蒲公英花，给顾兰子戴上。

"等到了黄龙山，安顿下来以后，我用老婆针烧红，给你耳朵上穿两个耳朵眼。一人一个命 ，猪娃头上还顶三升粗糠哩，说不定，你这耳朵上，将来要戴金挂银呢！"母亲充满憧憬地 说。

"我不穿，我怕疼！"顾兰子说。

顾兰子行走着。早春的平原上的阳光，照着那黄花，一炫一炫的。但是很快，顾兰子就想吃 它了，瞅母亲不注意，她把那花从头上摘下来，满把手握住，塞进了嘴。

前面又要经过一个村子了。这个村子和顾兰子所经过的那些陕西村子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被 一簇树罩着，四合院子，揭背厦子，那揭背厦子的褐色的厦背，从树荫中隐约露出。一条尘 土飞扬的乡间牛车道，从村子的中间穿过。"高家渡，高家渡！要在这里渡渭河！"女孩听 人群嚷嚷道。

这时候只见一个半大的孩子，脑后巴子剃得精光，前面留一个盖盖，手里拿一样什么东 西，正两步一颠，三步一顿，跳跳蹦蹦地从老崖上上来，走上了高村的官道。

那半大小子边走边哼唧着一首平原地面流行的口歌:

第19节：第八章顾兰子的第一次亮相(3)

墙上一枝蒿，
长得渐渐高。
骑白马，
挎腰刀。
腰刀长，
杀个羊。
羊有血，
杀个鳖。
鳖有蛋，
杀个雁。
雁高走，
杀个狗。
狗有油，
炸个麻糖滋漉漉。
东头来了个麦秸猴，
头发梳得光溜溜。
……

顾兰子并没有注意那孩子的歌声，她的目光，她的全部的注意力现在被孩子手中的那个东西 吸引住了。那是一个热腾腾的蒸馍，一边冒着热气，一边还在散发着一股诱人的麦香。大约，这只蒸馍是在大舍锅底下的麦秸灰里刚刚煨过，表皮还有一层薄薄的焦黄。

女孩以为自己是饿昏了，是眼睛看花了，她停住脚定睛细看，见那向她迎面走来的半大小子，手里确实是拿着一个蒸馍。

在这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即便是平原上最殷实的人家，也没有这 样的好吃食呀！

那迎面过来的半大小子叫高二，也就是后来的我的父亲。那一年他十岁。

那一天早上，高二的小脚特别地勤，抱苞谷秆抱了一趟又一趟。祖母说："我娃跑得真欢！"祖母越说，这高二跑得越欢了。最后，祖母是彻底地高兴了，她对高二说："高二，这光 景不过了！你过来，我那板柜里有个白蒸馍，是过年敬灶火爷的时候，我偷偷藏下的，而今 给你吃！算是奖赏你！"说罢，祖母从裤带上，解下个小钥匙给高二。

高二从板柜里取了馍。抱苞谷秆的时候，他顺便把这个馍拿来，让祖母煨在还冒着火星的麦 秸灰里。待又一次抱苞谷秆回来的时候，这馍已经煨虚了，又虚又软又黄，热得烫手。

"你不要显能！躲在人背后吃！当心叫"揽干手"给叼去了！"看着高二逞能的样子，祖母 担心地说。"揽干手"是平原上的人对讨吃的的一种叫法。

手拿着这个馍，高二觉得自己如今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伟大的人物了。他一蹿蹿上了老 崖，嘴里唱着歌谣，脚下踩着鼓点，摇头晃脑地一路走来。

这个馍他舍不得吃，一吃完他就又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了。可是不吃又抵挡不住这馍的诱 惑。于是在踏歌而行中，他只把那馍放在嘴边，嗅了嗅它的香味，然后用指甲从馍上掐下 黑豆粒大小的一点，放在嘴里嚼着。

顾兰子那红勾勾的眼睛也盯在那馍上，当两人擦身而过时，顾兰子也嗅到了馍那淡淡的麦香 。不由自主地，或者说，下意识地，或者说，没有法子的事情，或者说，"我没有法子不这 样做"，这六岁的孩子顾兰子，折回头，跟在那半大小子的后边。

所有的行路人都在麻木地走着，他们没有看到孩子反常的举动。包括女孩的父母也没有发现 。

第20节：第八章顾兰子的第一次亮相(4)

女孩尾随着那男孩子，踮着脚走屏住呼吸接近他，然后，斜马叉地蹿上去，一跃，从那男孩 的手里抢过馍，立即转身，跑了起来。

那半大小子刚才把馍搭在嘴边时，他是决心把它吃掉了。但是还没容他吃，斜马叉地伸出一 只手，抢走了这馍。半大小子有些发愣，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是空的，馍确实没有了。半 大小子脑子"嗡"的一下，转过身去看，只见一个女孩子，红头绳扎着两个羊角辫，正向老 崖那个方向跑。那女娃的手里，分明拿着他的馍。

半大小子回过头来去追。一边追一边口里仍不忘念口歌，不过这次的口歌内容变了，是这一 带人给流浪的河南人编的:

河南担，打不烂，

打烂还是个河南担！

半大小子这样唱着。

顾兰子在前面跑着。她在奔跑的途中将那个对她的口来说有些过于大的馍往嘴里塞，但是跑 得太急了，嘴里呼哧呼哧地又来不及咬，因此在奔跑中，这个馍还囫囵地在她的嘴边，三停 中一停在嘴里边，两停在嘴外边。

这支饥饿大军现在都看到这人撵人的一幕了，大家都放缓了脚步，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如 何结局。

女孩毕竟小那男孩四岁。她跑不过那男孩。眼看，那男孩就要追上了。

这时候，女孩突然停了下来，她看见了官道旁边的一样东西。那是一摊湿牛粪，是刚刚过去 的那辆牛车，驾辕的那头犍牛拉下的。这一摊牛粪足有老碗口那么大，正在不停地冒着热气 。

顾兰子笑起来。她端详着牛粪，然后，把那个馍从嘴里取下来，一猫腰，将馍塞进了牛粪里 。塞进去以后，又用双脚踩着牛粪，跳了

两跳。这一切完成后，女孩一跃，双脚离开了牛粪 ，然后站在牛粪旁边，笑吟吟地看着这撵上来的半大小子。

高二现在追是追上了，可是那馍现在是在牛粪里，而且，经这女孩一踩，那馍现在已经和牛 粪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了。"我的馍呀！我的馍呀！"高二蹲在这摊牛粪前，眼泪汪汪 地瞅着这摊牛粪，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顾兰子也蹲下来，瞅着这摊牛粪。两个人四目相对，都是恶狠狠的眼光，互相看着，谁也不 说话。两颗围着这摊牛粪的头，原先就勾着，离得很近，现在，像鸡鹆架一样，两颗头猛然 一碰，火星直冒，两颗头大约都碰疼了，于是各自用手摩挲着。

行走的人群现在也在外面围成了圈子，看这西洋景儿。那女孩的母亲，现在俯下身子来，拉 这女孩走，但是女孩歪着脖子，死活不走。

高二终于没诀了。他承认自己倒霉。他站起来，朝那摊牛粪吐了两口唾沫，然后从围观的人 群中钻出来，向河沿走去，一边走一边用手背抹眼泪。他要将这事告诉我的祖母去。

牛粪前的顾兰子，见高二走了，面无表情看了大家一眼，然后挽袖子，袖子挽起以后， 便伸出小手，从牛粪里将那个蒸馍捞出来，然后直起身，边走边在膝盖上擦那牛粪。

牛粪是不会擦干净的。所以这只是象征性地擦一擦。擦了一阵后，女孩将这个还算囫囵的馍 ，托在手心，眯起眼睛看了看，然后，往嘴里一填，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第九章吃舍饭

第21节：第九章吃舍饭(1)

第九章吃舍饭

这就是我的苦命的母亲顾兰子在高村舞台上的第一次演出。它成为那一次花园口逃难路上，一个口口相传的凄凉故事，成为我们家族人物聚在一起时，一个须得避过外人才说的话题。但是顾兰子否认有这件事的存在。她说，逃难路上，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这是发生 在别的女娃的身上的，是高村的人移花接木，将这事硬栽在了她的身上。

高二回到了二崖上那口大舍锅旁边。"谁欺侮你了?"正在往锅底续柴火的祖母说。高二于 是一边用手背抹着眼泪，一边把刚才的那一幕讲给祖母听。祖母听了说："我不叫你显哗， 你要显哗！这年头，人吃人哩，谁吃到肚子里，那就是谁的！"

祖母说着，突然一拍大腿，两眼放光，她说："我咋是明白了，这馍不是你的！灶火爷要我 留下那个"供果"，原来正是给这河南闺女留下的呀！"

那一户人家现在也下了老崖，来到这口大舍锅前。

那家男人一猫腰，将担子放在了地面上。担子的那一头的笸箩里，担着三个毛孩子，因此放 得仔细一点，先让那头着地。着地以后，那三个毛孩子都醒了，掰着笸箩沿儿，嚷着"饿"！

那家女人走过去，将三个孩子从笸箩里一个个地提出来。坐的时间长了，孩子们脚麻了，站 不稳。女人于是将孩子提着，像堆一件物什一样，将他们堆在老崖根底下的阳坡里。孩子的 脊背靠着老崖，脸对着阳光。那最小的孩子是女孩，还不会走，女人将孩子抱在怀里。

男人这时从花格包袱里，掏出一摞碗。这都是些青花大瓷碗。看来，这户人家已经有吃舍饭 的经验了，知道碗大些，总是占一些便宜的。

男人在大舍锅前，对着爷爷的大马勺，盛了一碗，端到崖根，过来再盛一碗。这已经是饥饿 大军的尾声，不用排队了，可以从从容容地吃饭，从从容容地歇脚，从从容容地搭船。

女人在哄着她的孩子们吃饭。饭太烫，所以她得凉着，用嘴在玉米粥那金黄色的表皮吹着， 吹凉表皮，然后用筷子从表皮刮一口，挑起，塞进嘴里。"不要叫烫着心了！"女人告诫自 己的孩子说，"烫着心的话，就不长个了，一辈子都这么高！"

男人盛了几碗饭，最后手里剩了两个空碗。这碗一个是他的，一个是六岁的顾兰子的。"兰 ，你自己来盛，你都六岁了，还要我烧欠（烧欠--侍候的意思）。"男人喊着，用眼睛去 寻找顾兰子。他发觉顾兰子正拽着母亲的衣襟，躲在母亲身上，两只惊恐的大眼睛瞅着铁锅 ，瞅着坐在炕口那烧火女人盘着的膝盖上的高二。

第22节：第九章吃舍饭(2)

这时我的爷爷，接着了那只碗，随着马勺一扬，金黄色的瀑布一闪，一碗苞谷粥盛满了。爷 爷说："小姑娘，你来吃。天下最厉害的是三张嘴，一张是乞丐的嘴，吃遍四方，一张是媒 婆的嘴，传遍四方，一张是文人的嘴，骂遍四方。所以说你才算是吃了高村一个馍，你即就 把高村这整个村子都吞进肚子里去了，谁也没话，吃得应当。谁叫我们人人来到世上，鼻子 底下都带着这一张嘴巴！"

顾兰子虽然听不懂这些话，但是她明白，刚才那个风波过去了，于是她走过来，怯生生地端 起碗。"慢点吃，别把心烫了。心烫了以后，就长不高了，长不高就嫁不出去了！"我爷爷说。

现在已经是饥饿大军的尾声了。那天空遮天盖地的乌鸦群，它们也曾在这渭河岸边的老崖上 ，河洲里，浅水边，歇息了三天，在喝足了渭河的水以后，现在也纷纷飞起，去撵人了。这 渭河滩现在空荡荡的，正一点一点恢复它最初的寂寞和冷清。

这一户人家一人抱一个大碗，头埋进碗"吸溜吸溜"一阵后，将苞谷粥喝完了。喝完以后， 又伸出粉红色的舌头，像狗吧啦着舌头一样，"啪唧啪唧"地，将碗舔干净。碗里边舔了， 碗沿舔了，最后，还要舔一下那碗外边刚才舀饭时落下来的几星粥粒。那碗不用洗，现在是 彻底地干净了。于是男人重新把碗摞起，放进花格包袱里，准备登程上路。

爷爷这时候说，这位河南大哥，耽搁你一袋烟的工夫，我问你两句话，不知道可不可以。爷 爷说着，把手中的旱烟袋从嘴里取下来，将玉石烟嘴在腔子前的衣服上擦了擦，烟 嘴朝外，递给那男人。

那男人接了烟袋，用大拇指按了按烟锅上的火星，端起烟袋抽起来，"啥事，陕西老哥，你 说！"

爷爷说："你们往前奔的那地方，那河对岸，那平原的尽头，真的有一座黄龙山，那山真的 像人们说的是个天堂一样的地方吗？"

河南男人迟疑了一会儿，他说，大家都那样说，不容你不信。草根百姓这样说的，还不可当 真。可是政府的赈灾大员，也红嘴白牙，赌咒发誓地这样说，看来，这是真的了。

爷爷又问："那地方是只容你们这些花园口出来的河南人哩，还是天下百姓都收留?"

河南男人说，那个地方叫垦区，又叫移民区，它当是为这花园口难民设的。可是，谁的脸上 也没有刻字，所以天南海北的人，想来，那里都是接收的！

河南男人说，那黄龙山山窝里，有个地名叫石堡镇，所有的难民，都先到那里登个记，然后 按人头给每人发两块响洋，再给每户发一口袋籽种，就让人钻四面的山沟去了。

河南男人说到这里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说："陕西老哥，莫非你也想逃一趟黄龙山? "

第23节：第九章吃舍饭(3)

爷爷哼唧了两句，没有回答。

那高家渡船上的艄公，正在喊人上船，他用篙身把个船帮敲得山响，嘴里说："过路客，你 倒是走耶不走?船开不等岸边人，我这是最后一船了！"

那河南男人此刻真的要走了，他将烟袋嘴儿在自己衣襟上擦了擦，将烟袋还给爷爷。路上不 太平，匪患不断，得跟上大队伍一起走，因此，爷爷也不宜多耽搁他们的行路。

临登上船板时，那河南男人说，他姓顾，扶沟县顾村的，如果这位老哥真的去了黄龙山， 就来找他，他们做个好邻居。

船开了，只几篙的工夫，船就到了河心。

突然那个六岁的顾兰子，将两只手做个喇叭状，朝河沿上喊道："留盖盖头的那半大小 子，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在这儿给高二说话。于是高二回答说："我叫高二！"

"那你们这个村子叫什么名？"

"叫高村！" 第十章麦子黄了

这一年的秋天，高村这户人家也学着逃难大军的样子，拖家带口，离了渭河畔的高村，去了 黄龙山。

那天，瞅着那最后的一船过了河，瞅着那大队伍的尾巴穿过十里渭河滩，上了对面的老崖， 然后消失，瞅着天空中那翻飞的乌鸦群，飞得干干净净，空中一个也不剩了，爷爷还坐在那 老崖上，呆呆地望着。从那一刻祖母就知道爷爷的心跟上那一群河南人跑了。

男人的心一旦跑了，要想拦回来是一件困难的事。她拽了拽我爷爷的衣角，说："从长计 议吧！树挪死，人挪活，天底下的五谷，哪里的都养人！天底下的黄土，哪里的都埋人！但 是真的要走，咱还得准备准备。这麦子再有三个月，就该黄了，咱得收。这是第一件事。高 村这个烂摊子，咱得收拾，起码来说得留个人守着这家业，给咱们

留一步退路。这是第二件 事。所以这事急不得，得慢慢踏摸。踏摸好了，想周全了，咱再动身不迟！"

爷爷十分同意这些话，他说："高村这地方，我是不想再呆了。这里庙太小，挥不开我的青 龙偃月刀！"

所谓的"庙太小，挥不开刀"这句话，大约是一句戏文。爷爷是个戏迷，这一带的戏叫秦腔 ，所以爷爷的那许多话，其实都是戏文里的套话。如今，在这渭河沿上，说了这句话后， 爷爷觉得很是气壮，于是精神上有了一种满足感。他叹一声，回到现实，跟着我的 祖母离了老崖。

田里的麦苗在一天一天长着。当初河南人的饥饿大军从高村地面经过的时候，那麦苗刚刚返 青，还在地上趴着，没有动身。几场雨，几场风，再加上大平原头顶那火辣辣的大太阳一照 ，一夜间麦苗就起身了，醒过来，开始往上长。

清明节到了，这麦苗已经长得一拃高了，或者用高村人的话说，地里的苗子能遮住老鸹 了。麦苗现在开始拔节，夜来的时候，爷爷蹲在地头，他能听到那麦苗"咔叭咔叭"拔节的 声音。大平原是肥沃的，高村这一块地区，据说是渭河平原上最为平坦的一个地方。那麦根 扎得深，它会伸到一米多深的地底下去，拼命地吸吮着，完成自己的这一届草木一秋。

第24节：第九章吃舍饭(4)

拔了几个节以后，麦子长得就快到人的腰眼上了。它这时候开始秀穗。半个月以后，秀穗的 这个过程结束了，一个个青色的麦穗露了出来，齐刷刷地举头向天，像一片绿海洋。那裸露 出来的穗子开始扬花，受精。这时候不敢吹风，尤其是不敢吹那大平原上的干风，那样，麦 穗受不上精，它将来的麦粒就是瘪的了。

受精结束，麦粒在一天一天地鼓起来，麦穗暴起来，整个麦穗沉甸甸的，麦秆有些弯曲了， 好像承受不起这沉甸甸的重量似的。这时候需要暴日头来晒，需要南风来吹。暴日头一晒， 南风一吹，这麦穗就黄梢了。然后这黄色，一天加重一点，直到最后变成一片金碧辉煌的 海洋。

这时候季风从遥远的东方，缓慢地，不可遏制地吹过来了，像一只大手轻抚着这平原。风过 处，大平原上掀起一拨又一拨金黄色的麦浪。白天的时候，那麦浪是闪闪发光的，像无数的 金箔在闪烁。那是由于太阳的原因，阳光洒在麦穗上，麦穗闪着光，而随着风摇麦穗，这金 光一晃一晃的，炫人眼目。

夜来，太阳退了，代替太阳的，是停在平原上空的一轮大月亮。月亮将它的光华洒在平原上 。这时候没风了，麦穗不再动，而是齐刷刷地举头向着天空。白天大地所收拢的暑气，现在 开始释放了。平原一呼一吸，在尽情地吐纳着。这时候白天被逼得无法散发出的麦香，也随 着这平原的一呼一吸，尽情地散发了出来。于是乎大平原沉浸在那铺天盖地的麦香中。

第一镰该开了。那第一镰通常不是小麦，而是大麦和油菜。这也许是大自然的刻意，让它们 先熟，让它们腾出地块，好作麦场，然后迎接那小麦的收割和碾打。让这些大麦和油 菜，先填一填人们那饥肠辘辘的肚子，先给这肚子里增加一点油水，然后人们就有力气收麦了。当然，这些早半个月成熟的大麦和油菜，也是给那些耕牛和高脚

牲口加料用的，在某种 程度上，它们现在的身子骨比人更重要，麦收拉车，耕地，种下料庄稼，都得靠它们。

当甘省过来的麦客子，肩上搭着褡裢，手里横握着一把大刈镰，从官道上三五成群地经过时 ，高村的人就知道了，该动镰割小麦了。于是夜来，就着月光，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在磨镰， 四处是一片磨镰声。

丰饶的平原哪，贫困的平原哪！

麦子收割。麦子入场。麦子碾打。麦子晾晒。麦子入仓。对于平原来说，这是一个收成中等 偏上的年头。对于渭河畔上的这户高姓人家来说，也是如此。

但是这户人家仅仅只放开肚皮吃完"忙罢"忙罢--一个类似清明、中秋一样的农 家节日。麦收过罢，夏种开始，这短暂的空闲时间、喘息时间叫"忙罢"。媳妇会熬一次娘 家，把蒸好的新麦馍馍给娘家人送去。，就不得不俭省着度日了。因为收完麦子以 后，下面还有一件大事在等待着这个家庭。这就是在黄龙山之行前，要给高家大小子问上一 房媳妇，然后由他俩来守高村这个烂摊子。 第十一章高大的 婚事

第25节：第九章吃舍饭(5)

高家大小子要问媳妇的消息传出，周围村子的媒婆们立即蜂拥而来。人气旺盛，这是一件好 事。高家有田产，有庄子房屋，槽头上有牛，囤里的粮食也有一些陈底子，这些浮财之外， 地底下弄不好还埋了几个硬货。所以，这高家的媳妇好问。只要你肯出聘礼，好姑娘有的是。

那些媒婆们蜂拥而上，大部分只是来打打彷徨，混个油嘴。我的祖母是个懂礼势的人，所 谓的"有手不打上门客"，所以只要有人来，立即笑脸相迎，拣好听的说。

当然也有真心来提亲的，尤其是那些从高村嫁出去的女儿们，她们分散在这一块小平原上， 给娘家侄儿说上一门亲，也算是她们对生养之地的回报，所以她们最热心。

亲事很快就说定了，是距高村三里地的一个小村的姑娘。那个小村叫戏河桥。那姑娘大高家 大小子三岁。而这正是我的祖母所希望的。她希望新媳妇过门，能管住性子暴烈的高大，还 希望这媳妇在他们不在高村的日子里，能领住这个家。

从见面，到坐，到看房子，到拜丈母娘，到订婚，到扯衣服，到结婚，这里面有一套复杂的 程序。仅就"坐"来说吧，那也要请七姑八姨，亲戚陆人到场，仿佛一次小型的乡间聚会一 样。这一切都要花销，而这花销主要得由男方承担。

那个年月通常的聘礼是三十块大洋。这三十块大洋是官价，一个子儿都不能少的，少了，是 对女方不尊重，那会惹得四乡八邻嗤笑。

聘礼是由人说的。两个"牙子"将手在袖筒里摸上一阵，你握三个指头，我握两个指头，你 往下减一减，我向上靠一靠，这事就谈定了。

当然也有那些不讲规矩的，或者说是认歪理的，找一杆大秤来，将自己女儿一称，九十斤， 那么，这聘礼就要九十块大洋。在这里，

道理是这样讲的：这九十斤骨头九十斤肉，是吃娘家的 五谷养下的，逮一个猪娃子养这么些年，也能卖个这价钱的。

更有那蛮不讲理的，聘礼收过，就是不嫁女儿，攥住个拳头让你猜。把你折磨到最后，你终 于明白这病是在哪里害的了：他还想再榨点钱。而他这要增加聘礼的理由是这样的：姑娘长 着两个大花眼，一只眼睛再加五块。

上面说的都是些社会上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没有在这桩婚事上发生过。聘礼仅仅三十块大洋 ，如此而已。双方都是有头有脸、有名有姓的人物，脸皮看得比什么都重。秦地古称礼仪之 邦吗，那孔夫子一生奔命，克己复礼，他复的就是这地方的"周礼"啊！

不过虽然没有花额外钱，这一场从"见面"开始，到完婚结束的婚事，还是花了高家不少的 钱财。麦收时节打下的那些麦子，变卖了，卖了一些钱，家底再刨一刨，对落对落，才让这 桩事情走到了头。

第26节：第九章吃舍饭(6)

婚礼同时是全村人的婚礼，是这个同姓同氏族村庄的所有人的事。大家都来祝贺，有的用手 帕包来几个鸡蛋，有的从手心里抠出几文铜钱。人们在这个时候都变得很善良很真诚，都把 最好的祝福给这一对新人。

对于高家来说，这也是疏通感情、联系感情的一种方法，所有的高家人都赔着笑脸儿，大人 小孩的嘴在这时候都特别地甜。

在这样的场合中，最忙活的就算我的祖母了。她不停地接待着客人，拣那些最好听的话给来 宾说。那些比她班辈大的，她张口就叫，像叫自己"大人"一样亲切，那些班辈比自己低的 ，她用自家孩子的口吻称呼他们，只是在那称呼前面加一个"他"字。

整个婚礼上只有一个外人，那就是我的爷爷。他仍然和往日一样郁郁寡欢。

"见了人你笑一笑！你笑一笑怕啥，怕人看见你的牙了！"我祖母说。

见说，于是爷爷见大门口进来个人，就龇着牙，咧着嘴，冲人家笑一笑。

祖母说："你那笑比哭还难看！你不要笑了！你到灶火口拉风匣去！"

这样，在婚礼的整个过程中，爷爷的手里抱着一个风箱的把儿，一边往灶火里填柴，一边呼 哧呼哧地拉着风箱。

祖母明白，爷爷的心里，还装着那出走黄龙山的事。

瞅空子，她对爷爷说："快了，高大一结婚，高家有了个顶门立户的，咱们就该动身了！"

自从二月里渭河老崖上的那个早晨，目送了那些远行的河南人离开，爷爷的心思就刻在那件 事情上了。这半年来，他一直在叼空做一辆独轮车，准备路上推。也许，河南人推独轮车的 那左颠右摆的样

子，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决心在远行的路上，也推一辆独轮车，然后 吱吱呀呀地走州过县，穿村越寨。

婚礼举行的这个时节，那独轮车就已经做成了。它现在就立起来，靠在院子后边的茅厕里， 怕人瞅见，独轮车用一簇苞谷秆围着。

那车辕是用一棵两把粗细的榆树做的。榆树中间一劈，刚好做两根车辕，而且弯对弯，直对 直，十分妥帖。那车厢上几个横担，那个车前面包着轱辘的支架是用槐木做的。在平原上， 槐木应当说就是上等的木材了。不过那将来要过千座桥、行万里路的车轴，则需要更坚硬的 木头。这种坚硬甚至连槐木也不够，那车轴只能用枣木的。

车那个独轮，也是用几块槐木板拼在一起的。拼成一个圆状，用码钉码紧。那圆弧上，再钉 上一圈铁钉。

爷爷不是木匠。在平原上，木匠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平原上的人们叫木匠"手艺人 "。爷爷只是稍微地会使一点斧刨锯锉而已。他曾希望自己的三子一女中会出一个手艺人， 但是这事后来还是落了空。直到我们这一代手里，我的堂弟，也就是高三的大儿子，才成为一个真正的木匠。

第27节：第九章吃舍饭(7)

婚礼结束之后，爷爷抽空完成了那辆独轮车的最后一道工序。这工序就是给手把的那个把手 下面，掏一个暗洞，然后把家里剩存的那几块银圆，装进那暗洞里去，暗洞外面，再用木楔 塞好。

"钱是人的胆！"爷爷说。

祖母也赞成把高家这点积蓄带上，她说："穷家富路。别叫人在路上搁住手了！"

是大平原一个平常而又平常的早晨，大红公鸡叫头遍的时候，这一户人家都起身了。新媳妇 给大家煎好了荷包蛋，调上辣子，倒上酱油、柿子醋，然后一人一碗，连水带汤吞进肚里， 吃完饭一抹嘴，大家上路。

爷爷把那丈二长的粗布腰带，绽开来，又扎上，扎上，又绽，这样了三次，以掩饰他心中的 激动。最后，他决心下定了，一猫腰，扎个虎步，两只手垂下来，把手推车的两个把儿捉起 ，往上一提。

爷爷推着独轮车。独轮车上坐着我的乡间美人小脚祖母，祖母怀里抱着桃儿。高二则在前面 拉纤。车吱吱呀呀地上了官道，下了老崖。

他们是坐高家渡的第一拨船走的。走时大雾已经起来，雾顺着河边飘过来，湿漉漉地像要滴 水。船就要开时，高大领着新媳妇，双膝跪倒在河边，他动声问道："二位高堂还有什么叮 咛？"

祖母说：

"老子不死儿不大！我们这一走，就没人护你帮你了，得你自己顶门立户了。记住娘的话， 凡事都装个瞽，谁在你头上拉屎撒尿，你都认了！只要能守住那几亩薄田，那一院庄子，就 算我们没有白疼你一回了！"

爷爷说："四时八节，没忘了代我们去老坟祭祀祖先，清明节时记得把坟全一全，寒食节时 记得多烧两件寒衣，大年三十时记得把老人

的魂影接回来过年！"

高大叩头，连连称"是"。

说话间，雾更大了，白茫茫的一片，像一只大网。船动了，迅速地淹没在雾中。一会儿，那 大雾里传来独轮车吱吱呀呀的声音，那是他们已经上岸了。

突然一声苍凉的秦腔大叫板起了，那是爷爷在唱。那独轮车吱吱呀呀的声音好像是它的配乐 似的：

出了南门上北坡，

新坟倒比老坟多。

新坟里埋的是光武帝，

老坟里埋的是汉萧何。

鱼背岭上埋韩信，

五丈原上葬诸葛。

人生一世匆匆过，

纵然一死我怕什么？ 第十二章黄龙山

高发生老汉在那个大雾茫茫的早晨，离了高村，踏上去黄龙山逃难的路。俗话说"鼻子底下 就是路"，只要你张口，天底下的路任你行。这一行人过蒲城，过白水，过韩城，过禹门口 ，过白马滩，而后，一座威赫赫的大山横在他们眼前，这就是黄龙山了。

第28节：第九章吃舍饭(8)

这座威赫赫的大山，在渭河平原的尽头，在陕北高原的开头。它有三百华里宽，一百五十华 里长。在我们叙事的那个年代里，整座山脉高大，险峻，为原始森林所覆盖。

在国民党政府没有设黄河花园口移民局之前，这座山基本上是一个无人区，只居住着少量的 人家，和一窝一窝的土匪，整个高山峻岭，是个狼虫虎豹出没的世界。

它距离高原和平原都并不遥远，距离人口密集区也不算遥远，那么它是如何成为无人区的呢？ 这得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间那一场骚乱。

在那个乱世年代，回民起义者顺着陕北高原的一条著名河流--洛河，一路掩杀过来。整个 陕北高原，由两条河流统领，一是无定河流域，一是洛河流域。这两条河流的分水岭是柠条 梁。起义者便从柠条梁而下，顺着这两道河川，一路冲杀而下。相对而言，无定河流域受到 的侵害稍轻一点，洛河流域则在骚乱过后，基本上成为无人区。

乱世过后，人丁本来就已经不多了，这时候天上下起了一场 红雨。红雨飘飘洒洒地落下来，淋了雨的人，不出三天就蹬腿死了。这样，这一块数百华里 方圆的地面，就彻底地荒芜了起来。它与八县交界，八个县又都管不着它，因此成为一个天 不收地不管的地方。

后世的人们推断说，那一场红雨叫"酸雨"，是一种矿物质被吹到了空中，然后随着雨又一 块落到了地面。那么那红颜色的"矿物质"是什么呢？因为年代久远，人们已经无法知道了 。

于是这一块地面，为收容后来的花园口决口的难民提供了落脚之地。当高发生老汉的独轮车 踏入黄龙山区的时候，那块地面已经收容了许多的黄河花园口的逃难者。这些逃难者包括 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户顾姓人家。

这些逃难者在一个叫石堡镇的地方登记，然后便被分散到四周的山沟里去。到处都是无人耕 种的土地，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次生林，

谁开出的荒地就是谁的。土地十分肥沃，一把种 子撒下去，玉米苗便油汪汪地生长起来了。

高老汉比那些黄河花园口的逃难者迟去了半年。他同样先来到石堡镇，在这里登记。移民局 现在已经改名叫"设治局"。设治局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不太明白。不过，设治局的人也 没有太刁难高老汉一家，给他们登记造册，然后，指着墙上的一张大地图，说：这个地方叫 "三岔"，三岔往上走，叫白土窑，你们就到白土窑安家吧！

高老汉提出，有一位河南扶沟的顾姓人家，是春上到的，他想和他们做邻居。设治局的人拿 了个花名册看了看，不耐烦地说，你自己找吧，大约就在这三岔一带的。

高老汉又说，听说这政府还给逃难的，一人发两块大洋安家费，不知道这事是不是真的。设 治局的人说，那是去年的老皇历了，移民局改成设治局以后，这项经费就没有了。

第29节：第九章吃舍饭(9)

这样，高老汉叹息一声，只好作罢。他率了全家，独轮车吱吱呀呀地，一边走一边问，开始 往那个叫"三岔"的地方赶。

莽莽苍苍的黄龙山笼罩在一层绚烂的红色之中，给这些离乡背井的人们以一种虚幻的感觉。 那季节正是秋天，几场寒霜，将地表上的所有的绿色都染成了红色。红得邪恶而又美艳，红 得令人头晕目眩。高原透亮的阳光下，显示出粉红、桃红、紫红、绛红、玫瑰红、朱砂红诸 色层次。高大的橡树、背搭杨、山杜梨、榆树、槐树、臭椿树，在山顶御风而立。山腰间， 白桦的鲜白的枝干挑起一树红叶，仿佛新嫁娘顶了一顶红盖头。当然，更多的是那些匍匐在 地表上的木荆棘，它们密密匝匝，千姿百态，顺着山形水势，掀起一个又一个红浪头。灌木 家族中，有一种叫酸刺柳的，枝头上繁嘟嘟一束一束、一串一串的果实，像红樱桃一样。而 那些山地里移民们种下的庄稼，地畔上的毛毛草、蒿草，也都在这个季节里像被人涂上红颜 料一样， 成了鲜红色。

红叶下覆盖着一层一层的尸体。这是当那些河南人，那些黄河花园口的逃难者，在黄龙山突 然一个一个地死亡，一家一家地死亡，一村一村地死亡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这一点，才明白 为什么这样一块好地方，竟然空着，专为他们而留。

大自然天造地设，令天底下有这么一个好地方空着，其良苦用心，似乎正是为设一块人类的 坟场，而当局像驱赶羊群一样，选择这样一块地方作为这些逃难者的最后归宿，作为这一股左碰 右撞的蝗虫一样的花园口逃难大军的终结地，却也不可谓不恰当。

也许，正是汲取了那取之不竭的养料，这些红叶才会这般美艳。是的，险恶的黄龙山，宛如 一只巨兽的血盆大口，正静静地满怀恶意地等待着这些闯入者。但是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这 一片绚烂的美景令他们迷惑。

确实如政府所允诺的那样，有现成的房屋，有现成的农具、籽种，但这些都不是政府预备的 ，而是那些先他们而死的人们留下的。黄龙山的这些新住户们，在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开 始说一句民谣。这句话前半句叫"黄龙山养人"，后半句叫"黄龙山又杀人"！

"黄龙山养人！"当犁杖戳开地面，种子入土，茁壮的五谷青苗生长出来时，人们会这样说 。而当一种叫"虎列拉"的疾病开始肆虐，一户一户、一村一村的人在顷刻间毙命的时候， 人们在临死前，又会说出"黄龙山又杀人"这句话。

"虎列拉"的学名就是霍乱。这种病一来，人们上吐下泻，早上生病，下午就没人 了。据说这种病很怪，你要离开黄龙山，你就赶快抬脚走，要么，还挨上吃一顿饭，或者耕 一来回地，突然，你的肚子就疼起来，头顶虚汗直冒，接着就是上吐下泻，一时三刻，这小 命就没有了。

渭河岸上漂泊而来的这一户高姓人家，居住在黄龙山一个叫白土窑的地方。而那户河南来的 顾姓人家，住在一个叫安家塔的地方。

这户高姓人家满打满算，在黄龙山住了十年。他们很幸运，那个叫"虎列拉"的鬼祟一样的 东西，始终没有落到他们头上。这户人家去黄龙山的时候是几口人，回来时还是几口人。不 同的是，回来的时候，人群中少了个男丁高二，多了个童养媳顾兰子。那高二是从黄龙山参 加革命走了。这顾兰子则是在全家都死于"虎列拉"之后，来高家做了童养媳。

而顾姓人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一个一个地都染上了"虎列拉"，然后死在了黄龙山。

第30节?第十三章顾姓一 家的死亡(1)

第十三章顾姓一 家的死亡

这个家族的关于黄龙山的故事，大约应当由我母亲顾兰子来叙述。顾兰子的眼睛里，看见过 许多事。这许多事积蓄在她的眼睛里，让她的眼睛变得羞怯，变得不敢用正眼看人。当然这 目光主要还是因为她早早地做了童养媳的缘故。记得杜鹏程在他的一部小说中，曾经提到"这个妇女主任有着童养媳的目光"这句话。我在阅读时，这句话在那一刻刺伤了我， 让我想起我母亲那怯生生、不敢正眼看人的目光。

白土窑在一个半山上，它的左边是一条大沟，这就是三岔，那里是一个小小的集镇。它的右 边是一条小河，那河叫黄连河。当地民谣说，"过了黄连河，两眼泪不干"，说的就是这条 河。

一条简易的山路，从白土窑住户的窑背顶上穿过去。这条路的这一头，过三岔，过石堡镇， 然后通向山外。另一头，穿过黄连河，翻过几个大峣岘，从一个叫洛川的地方上了大路。

我爷爷他们一行，这样便在白土窑安顿了下来。这窑洞是现成的，顺着一面白土山崖，摆了 一长溜的黑窟窿，只要从山上砍来树木，做成门窗，再用白灰将墙壁一粉，就可以住人了。

当他们要生火做饭的时候，发现这窑洞里竟然有锅。锅已经生锈了，背到河边去用石头擦一 擦，还可以用。当他们想用碾子来碾苞谷糁的时候，发现在窑洞的侧面，一棵大树下面，竟 然有一盘大碾子在那里放着，好像是专门为他们预备着似的。而当他们走向山野，看见一片 较为平整的土地，抡起镢头开荒时，一镢头下去，竟然刨出一个完整的犁片来。

这犁片很小，装上犁杖，叫耩子，专门在这山地里使用。想来，这犁片原先连同犁杖， 是一起插在地里的。后来，犁杖的木质部分朽了，于是只剩下铧片。

"日怪！这些东西好像专门为咱们安家过日子预备下似的！"爷爷有些诧异地说。

诧异归诧异，这户人家终于在这里落脚下来了。

第31节：第十三章顾姓一 家的死亡(2)

爷爷是在去三岔赶集的时候，与那位顾姓男人偶然碰面的。他和那顾姓男人一见面，分外亲 热，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在一个小酒馆，他们喝了几口酒以后，便谈到了两家结亲的事 情。

高家的弟兄三个，老大已经婚娶，老三还小，因此，这顾兰子就以两石五斗苞谷的身价，说 给了高二。两位说好，等到顾兰子十三岁完灯完灯--舅舅每年正月十五，给外甥 送灯笼。一直送到十三岁。十三岁的那一次，叫"完灯"，表示舅舅的监护结束，这孩子已 经成人。"完灯"这种习俗大约来源于中华民族初民时期的那种"成丁礼"。以后 ，高家便来娶她。而在这之前，两家先结为互相走动的亲戚。

如果不是那个"虎列拉"，顾兰子将在那个叫安家塔的地方，长到十三岁，然后会在一个凄 凉的早晨，披一匹红绸，响几声唢呐，骑着毛驴来到白土窑，成为白土窑这户人家的媳妇。

但是你不信命不由你。安家塔这个村子里，接二连三地有人死了。最后，瘟病也传到了这户 顾姓人家。先是家里的几个男孩死了。裹成一个卷卷，谷草一包，被送到了山上。接着，顾兰子的母亲也染上了这病。

接到消息，我爷爷和我奶奶赶到了安家塔，"亲家母亲家母"地叫着，陪着流泪，眼睁睁地 看着这个大活人离去。

顾兰子的母亲在弥留之际，突然清醒。

她颤巍巍地坐起来，捻起一根平日上鞋底用的老婆针，然后在清油灯那豆瓣状的火苗下，将 针尖烧红。

"兰，你过来，我记得在逃难的路上，我说过，等落脚下了，我要给你扎两个耳朵眼。你娃 要命大，不死在这里，将来也会有个穿金戴银的机会的！"

顾兰子的母亲说。

顾兰子哭着，将头凑过去，让母亲扎。

只见"噗"的一道白烟，老婆针穿过了顾兰子的耳垂儿。

顾兰子疼得叫了一声。

顾兰子接着又叫了一声。

前一声是因为疼，这后一声是因为看见，母亲已经双眼一闭，头一偏，死了。

一个草芥一样、蝼蚁一样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所有的人甚至都懒得去哭。不是吝啬这哭声，是因为麻木了。知道染上这瘟病，就不能活了 ，所以大家都有个思想准备。况且，这山里成天都在死人。

只有那顾姓男人，蹲在地上，用手抓着头发，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我带来的是浑全的一家 人，想不到，他们一个一个是失殛在这黄龙山了！"

我奶奶接过话头说："她走得好！她是填饱肚子以后走的！再托生，就不是个饿死鬼了！"

顾兰子两个耳朵，只有一个扎了耳朵眼，另一个还没有扎。我奶奶捡起老婆针，叹息一声说："让我接着亲家母手里这活儿，给兰把这个耳朵也扎了吧！"

第32节：第十三章顾姓一 家的死亡(3)

说完，抱起顾兰子的头，仍旧用刚才的那个老婆针，就着清油灯把针烧红，然后用手在顾兰 子的另一个耳垂上摸索半天以后，扬起针，一把扎进去，只见"扑哧"一股白烟。

顾兰子这两个耳朵眼儿，直到她六十岁的时候，才戴上耳环。那耳环是我的妻子，也就是她的儿媳妇给她买 的。

我是听顾兰子讲的。那个早已为前尘往事所遮掩的黄龙山故事，是那样强烈地震动了我，尤其是那 两个老女人就着清油灯，为顾兰子扎耳朵眼的那一幕，叫我的头"嗡"的一声。我在那一刻 想起"草芥"、"蝼蚁"、"卑微"、"贫贱"这些字眼。

母亲不愿意戴。她说像她这样的人，还能戴金耳环吗？人家会笑话她。

我坚持给她戴上。我说，这也是为了了却那两位老人的心愿呀！

母亲小姑娘一样笑了。她说，看来那两位老人的话没有说错，她这一生终于戴过一次金耳环 了。

这一段话是插言，是以后的事情。那么以后的事情放在以后再说吧！

顾家的那个男人，在他的妻子死去不久，也就去世了。

走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他只是抓住顾兰子的手，将小手交到我奶奶的手里，然后就头 一歪，死了。

"你走好，亲家公。孩子你不用担心，就到高家做童养媳。有高家人吃的，就有她吃的。做 饭时锅里多添一瓢水，就把她养活了。你放心！"

然后，草草地葬埋了这位顾姓男人，我的爷爷奶奶，领着我未来的母亲顾兰子，回到了白土 窑。 第十四章败月

"你端饭的时候，要两只手端。筷子要横放在碗上，放齐。等到给全家人都把饭端上来了， 你才准吃饭。你吃饭不准到桌子跟前来，要

圪蹴在地上。你一边吃饭，一边眼里要有水，看 见谁的碗空了，就赶快站起盛饭。大家吃完，你也要吃完，然后收拾锅台！

"白天除了做饭，其余的时间是打猪草，煮猪食，喂猪。晚上呢，等人都睡了，你不能睡！ 你要纺线，一两棉花纺一个线穗子，你每天晚上要纺一个，纺好再睡觉！"

我爷爷站在白土窑的院子里，手叉着腰，这样来教育童养媳。

顾兰子跪在院子中间。她听一句点一下头。说的是什么，她似懂非懂。她只知道从此这一生 她的命运和这户高姓人家是分不开了，死死活活纠缠在一起了。在听我的爷爷说话的时候 ，她偷眼看了一下大门口。大门口有些响动，那是背着一捆柴的高二回来了。"这人以后会是我的男人！"她在心里说。

"不要东顾西盼！"爷爷见顾兰子乱瞅，于是噤断了一声。他平日最讨厌自己说话的时候， 别人不注意听。他觉得自己是如此重要，他的唾沫星子是如此珍贵，这唾沫星子可是不能白费的。

第33节：第十三章顾姓一 家的死亡(4)

顾兰子在偷眼看人。这个偷眼看人的毛病贯穿了她的一生。当我长大以后，当我在接受礼仪 方面的教育，告诉我和人说话，和人握手，眼睛要坚定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四目相对时， 我都做不到这要求。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母亲的目光，童养媳的目光，它遗传给了我。我 悲凉地意识到，这叫做"偷眼看人"的毛病是无法改变的，就像你是"童养媳的儿子"这个 身份无法改变一样。

顾兰子那一年十岁，她要结婚，还得等三年。到十三岁时开脸，梳头，圆房。爷爷说在这件 事上，亲家把她哄了。亲家说黄毛小丫头是十一岁了。其实这十一岁的说法，也说得通。农 村人把那叫"荒岁"，年对年，长余一岁。但是爷爷说，顾兰子得多吃一年粮，多穿一年衣 服，在这件事上，他吃亏了。

爷爷是如何掐算出顾兰子的年龄的？小孩嘴里吐真言。他问，你先不要说你的年龄，你只说 你是属啥。顾兰子回答说属鸡。爷爷掐着指头，摇晃着脑袋，"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 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地算了一阵，说，"亲家公遭下谎了！你才十岁！"

接着，爷爷又问："你是几月生的？"问这话时，他很庄重，显得这句问话很重要！

"十一月！"不知深浅的顾兰子，如实回答。

"哎呀！"一听说是"十一月"，从渭河畔走到黄龙山的这个怪老头像被蜂蜇了一下，被蛇 咬了一下，一下子跳了起来。他往地上吐了两口唾沫说："你生在败月呀，兰！我们高家前 世作下什么孽呀，打发你从河南跑到陕西来败我们！"

随着爷爷的这一声喊，窑洞里的人都跑了出来。见爷爷大呐二喊，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待问清了事由，大家都面面相觑。白土窑那个苍茫的地面，灰蒙蒙的天空，这一刻变得 十分寂静。

"怎么办呀！"婆也被吓坏了，她脸色煞白，拐着小脚冲出窑洞，走到跪到地上的顾兰子跟 前，像瞅一个怪物似的瞅着她，"怪不得，顾家全家都被你克死了！"

原来，在中国民间，有一种奇怪的说法，认为生在十一月的鸡是败月生的。当然，十二属相 ，每一种属相都有一个败月，那属鸡的人的败月是十一月。有一首口歌，那口歌这样念道：

"正蛇二鼠三牛头，四月虎，满山吼，五月兔，顺地溜，六月狗，墙根走，七猪八马九羊头 ，十月猴，满街游，十一月鸡儿架上愁，十二月老龙不抬头！"

这话大约是说，正月的时候，天寒地冻，蛇只好冬眠。二月的时候，连人都没有吃的了，老 鼠更是难熬了。三月，"九九耕牛遍地走"，老牛这一阵子正是挨鞭子的时候。四月，人凭 土地虎凭山，没有吃食、缺少山林遮掩的老虎，只好空着肚子满山吼叫了。五月庄稼收了， 兔子少了青纱帐，只好顺着地边田埂溜了。古历六月，天已大热，狗吐着舌头，顺着墙根行 走。七月天则更热，大肥猪这时候正是最难熬的月份。到了八月，秋庄稼登场了，拉车的马 开始忙碌了。九月秋高草肥，该杀羊了。十月农闲时节到了，耍猴的该出游了。十一月天寒 地冻，无处觅食，鸡儿只有猫在架上发愁。十二月渭河封冻了，龙王爷被压得抬不起头了。

第34节：第十五章顾兰子 上吊(1)

第十五章顾兰子 上吊

"可怜的你为什么这么命苦呀！"婆踮着小脚，走过来，从冰冷的地上拉起顾兰子。婆的个子本来 就小，十岁的顾兰子那时只搭到她腰间。

婆把顾兰子揽在怀里，两个人都哭了。哭的途中，婆撩起她的大襟，为这个苦命的女孩擦着 满脸的泪。

"老头子！"婆扬起头来说，"你平日爱逞能，日能得一个指头剥葱哩！你看，能不能给兰娃 把命改一改，回一回。我听人说，庙里的和尚，可以给人改运哩，回向哩！昨天还是个讨吃 的，今天一改一回，就能当上皇娘娘了！"

"有这么一说，让我算一算吧！"

爷爷说完，掐上指头又算了一算，然后问顾兰子，十一月出生，这他知道了，那么，是十一 月的哪一天出生的，子时丑时寅时卯时出生的?

这一点顾兰子却不知道。死去的爹娘也没有告诉过她。或者说告诉她了，她没有记住。所以 她支支吾吾，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或者她知道，她记得，只是不敢说出来 。前面说出个属相，说出个生日，她做梦也想不到，就惹下了这么大一摊子事儿。

见顾兰子不知道，爷爷也就不再强求。

他又伸出鸡爪子一样的五个指头，一会儿这个指头蜷回来，一会儿又那个指头伸出去，掐算 了一阵，最后说："定了整数，顾兰子，我把你的生日定在十一月二十吧！这天是个好日子 ，有个这个日子做生日，虽然是生在败月，但是败月不败时，这样，你的命会好一点，也不 会妨到高家了！"

婆听到这话，长叹了一声："败月不败时！这最好！"

黄龙山的山高。山高天就黑得早。说完话，全家吃晚饭。农村人都把吃晚饭叫"喝汤"。大 苞谷粥，一人一碗。桌上摆着的，是顾兰子从山上掏来的苦菜，和从埝畔上挖来的 野小蒜。那小蒜洗了，切成节儿，生调着。苦菜则用开水焯过了，虽说少盐没辣子的，但对 这户远路而来的人家来说，也算好吃食了。

家里的忙活主要靠婆，顾兰子则打下手。吃完饭，婆开始在炕头上纺线，洗碟子抹碗这些事 ，当然是顾兰子来做。

"我那时不知为什么一抹心思，想死。找个绳绳往脖子上一吊，双腿一蹬，眼一闭，就什么 也不知道了，一了百了了。我想诉苦，找爹娘去，让他们听冤枉！"--许多年后，当顾兰 子已经老态龙钟，就像一盏快要熬干油的灯一样时，她对我说。

顾兰子洗了碗筷，用洗锅水给猪馇好第二天的食。然后又到拐窑里，喂了牛。牛无夜草不肥 ，这一晚上，得加三回草。第一回草，通常是顾兰子来加的。加完后她这一天就算忙完了， 然后回大窑里，脱裤子上炕。第二遍草，是爷爷半夜起来加的，他披着个衣服，一手提着裤 子，一手给牛添料，遇到哪个贪嘴的牛，他会腾出那只提裤子的手，打一下牛头，趁裤子还 没有掉下来之前，又回手将它提住。而这第三道草，也就是黎明那一道草，通常是由婆来添 的。她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人，起身后第一件事是倒尿盆，第二件是到厨房去燃一把火，以便 告诉世界说这户人家已经起身了，第三件事就是给牛添料。

第35节：第十五章顾兰子 上吊(2)

顾兰子决定要死，而且就在那天晚上死。这个决定一作出，她于是变得很平静。目光也不像 平时那么怯生生了。给牛添了夜草，她回到大窑。婆还在纺线，她每天晚上要纺到二更 天。全家老少的粗布衣服，冬穿棉，夏穿单，都是她这纺线车纺出来的。婆正全神贯注地纺线，没有注意她。她又看爷爷，爷爷已经睡熟了，唾沫涎水鼻涕顺着山羊胡子流下来，白花 花的。他犁了一天的地，全身像散了架一样瘫在炕上，大约是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在痛，因此 熟睡中的他还在不断地呻吟。老百姓把那呻吟声叫呻唤。再后边，是高三，还有她的小姑子。挨着灶火眼儿睡的那位，就是半大小子高二了。高二往后山里背了几趟柴，有些累，熟睡 中不停地翻身，大约是石板炕有些硌。

这是一面大炕，全家人都睡在一个炕上。顾兰子的位置在婆的脚底下，也就是如今正嗡嗡作 响的纺车的旁边。那是她的位置，她将像一只猫一样蜷到那里过夜。

顾兰子站在炕边，将目光在半大小子高二的脸上停了片刻。高二的眼睫毛上，沾了些柴草屑 ，她伸出手，将它轻轻摘去。这一刻她注意到了高二的眼角上有一个痦子。老百姓说，明痣 暗痦子，这痦子长在眼角，平日很难看见它。顾兰子现在是看到了。

关于这个痦子，许多年以后，当高二已经成为一名公家人，一名领导干部，他在"文革"的 武斗中，跟着保自己的这一派往山上逃的时候，离开家前，他对妻子说，将来我被打死了， 你去认尸，记得掰开眼皮来看，"明痣暗痦子"，我的眼角上长着一个痦子。

顾兰子折回头来，她没有像往日一样，往大炕的那个角落里去卧，而是蹑手蹑脚地推开了门 ，来到窑院。然后满院子打量，寻找一个死法。

最后她选择了院子大门上横担着的那个门框。

门框很高。对于十岁的顾兰子来说，足可以把她吊起来，双脚离了地面。现在的问题是要一 根绳子。

绳子其实并不难找。靠近窗台的地方，放着牛拽绳，这是一种细绳子，苎麻拧成的，很结实 ，老百姓叫它火绳子。还放着一摊背柴绳，乌黑乌黑的，粗一些，这是用黑山羊毛拧成的绳子 ，高二背柴时用的。

这两种绳子顾兰子都试过了。火绳子太长，黑暗中，她也不知道头在哪里，越挽越挽成一团 糟。顾兰子又尝试着用背柴绳。这背柴绳倒是很整顿，只是太粗，勒到脖子上，勒不死人。

顾兰子叹息了一声，她知道该用什么绳子了。

她解下了自己腰间的红裤带。

这裤带还是过世的母亲从河南的扶沟城里给她买的。五黄六月间，就要搭镰割麦了。母亲上城里去，为这夏收作些准备。临出城前，专门去那杂货铺里为她买了个红裤带。关于红裤带，她记得有一次她将它系成了个死疙瘩，用手掰，掰不开，弯下头来用牙咬，咬了半天，才咬开。正当她弯下身子，放下裤子， 哗哩哗啦地撒尿的时候，一股更大的水来了。黄河水黑压压地从远处压来，碾着滚着，水头 齐刷刷的，就像许昌城的城墙一样。

第36节：第十五章顾兰子 上吊(3)

顾兰子解下了红裤带，将一头搭在门框上，系死，这头，再挽成活扣，好套脖子。绳子系好 以后，身子矮够不着，于是到灶火房子，端了个木墩儿，用来垫脚。

垫着木墩，顾兰子往上一站，伸长腰，将那活扣往脖子上一套，嘴里叫一声："爹呀！娘呀 ！苦命的顾兰子来找你们了！"说完，双脚把那木墩儿一蹬，人就悬在了半空。两眼瞪圆， 舌头伸了出来。

那是陕北高原上一个平常而又平常的夜晚。苍白的月亮升起来了，山高月小。月亮停驻在那 遥远的天际。黄龙山高大的轮廓，投下阴影，一半遮着这几孔烟熏火燎的、不知年月的窑洞 ，一半在明处，照着这一户人家这一间柴门和柴门上吊着的这个裤子溜在了脚面上的小姑娘 。

顾兰子说她那一刻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感到幸福极了。这种幸福的感觉她以前从来没有遇到 过，以后也从未遇到过。如果真的那一夜就那样地走了，她肯定不后悔。

为顾兰子垫脚的是一个木墩。木墩是个圆的，它大约是树身的一截，人们伐了树，从树根裁 下一节圆木来，就成了个垫儿了。

顾兰子双脚一蹬，将这圆墩儿蹬开了。这圆墩儿开始滚动，滚过窑院，最后撞到了窑门上， 从而惊动了婆。

婆说她那一天晚上纺线的时候，心慌不定，眼皮老跳。还有一只苍蝇，嗡嗡嗡嗡地，老在眼 前晃，打也打不走。这时候听到窑外的响动，她心里激灵了一下。又一想，想把纺车上这个 线穗子纺完，再看。这样又纺了几下，眼睛一瞅，见纺车旁边的那个位置空着，她心想出事 了，于是停了纺车，披上衣服，吱呀一声开了门。

门开处，只见月光明朗朗的。窑院那个简陋的榆木门上，白花花地吊了一个人。这人眼睛瞪 得磁登登的，舌头伸得很长，大裆裤吊在了脚面上，正是民间传说中的那种吊死鬼形象。

山野地面，这地方的野物，主要是狼和豺狗子，它们大约也嗅到了什么味道，有好几头，蹲 在柴门外边，用爪子挠门，还有几头，居高临下，站在窑畔上，红着眼睛往窑院里看。

婆惊叫了一声。

婆的叫声惊动了窑里的人。首先是高二，他披着件衣服，手里摸了把镢头，冲出窑门。接着 爷也出来了："有什么事情发生，看把人惊炸的！"他拖着腔问。

婆这时候已经看出这大门上吊的是谁了。

"兰！兰！"她大声地说。

狼和豺狗子听到响动，跑了。全家人手忙脚乱，把大门上吊着的那个人，从绳子上解下来。

"脚下有千条路，孩子，你为什要走这一条呢？你要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走过去， 就回不来了！"婆叹息一声说。

高二猫着腰，一个猛劲，把顾兰子抱在怀里，一脚踢开窑门，然后把人平放在烧火炕上。

婆在顾兰子的鼻孔上试了试，见没气了，于是伸手去掐人中。掐了一阵，见这孩子鼻孔里咝 儿咝儿地有了一些细气，脸色也慢慢变得活泛起来，不像原来那么苍白了，于是长长地叹息 了一声。

婆要高二去熬些姜汤来。

抚摸着顾兰子那张小脸，婆注意到了她的耳朵眼。她说："兰！苦命的花，苦命的草！你还 没有活人哩，怎能就这样走？这两个耳朵眼可不能白扎，还要用它们佩金戴银哩！"

顾兰子回转了过来。她听见了这话，懂事地点点头，不过仍不敢用正眼看人。这天晚上，她 平白无故地制造了这么一件事端，从此那目光就越发怯生了。

第37节：第十六章 土匪入室(1)

第十六章土匪入 室

黄龙山死过许多的人。这黄河中游莽莽的百里方圆的大山，可以说地面上躺着一层的死人。 黄河花园口决口以后，逃难的人到陕西，几乎都先要到这地方来，先混住身子，吃上几顿饱 饭，等年馑过了，再走。

当然走的人只是一部分，另外很大一部分，便留在这块土地上了。同时留下了窑洞，留下了 狗，留下了犁杖，留下了耕牛。这样就会又有人群到这里来，同样重复他们的故事。

渭河畔上高村的这户人家，出于一种罗曼蒂克的想法，跟着河南人逃在了这里，并且在这里 一直呆到一九四九年关中平原解放。他们大约是这群人中难得的几户幸运人家，因为他们家 没有死人。非但没有死人，还增加了一口，这一口人大家知道，就是童养媳顾兰子。对这户人家 来说，黄龙山留给他们的唯一损失是，几个半大孩子都得了柳拐子病和大骨节病。高二、高 三，还有小妹妹。顾兰子也是大骨节病，她的手指的关节现在还是畸形。

当在白土窑安顿下来后，他们遇到了一次风险。那一年，也就是顾兰子已经到了高家的那一 年，庄稼取得了丰收。爷爷用驴和驮牛，驮了粮食到三岔街上去卖，结果被土匪盯上了。回 来的路上，土匪一直跟到了家门口。

黄龙山的土匪多。昨天还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歪心眼一动，三个一伙，五个一股，背山圪找个山 洞一蹲，就成了打家劫舍的土匪了。小土匪抢人，大土匪不抢人。大土匪往往给村子捎话， 让送些盘缠到山上去。这样就把受苦人一年的辛苦拿走了。那时黄龙山最大的土匪有三股， 其中一股是郭宝珊。据说他只抢富户。大家知道，郭宝珊后来成了著名的共产党将军。

三岔街上，几个土匪瞄上了高发生老汉的腰包。高老汉却浑然不知。所谓得胜的猫儿欢如虎，腰里有了几个臭钱，脚底生风，路也走得快了。土匪在后边撵，撵不上。本来想在路上 下手的。一是没有撵上，二是高老汉一行有好几个人，于是土匪把时辰定在了晚上。

第38节：第十六章 土匪入室(2)

土匪土匪，其实也就相当于村子里的半个人一样。谁家的锅台朝哪边安，谁家的窑里有几个 壮劳力，他们都知道。因此对这高发生家，他们也不陌生。

夜半时分，土匪们待这白土窑的住户都睡熟了，这户高姓人家的窑里，也传出鼾声和呻唤声 ，于是一个给一个搭手，翻过这石砌的院墙。

高家自从那次顾兰子出事以后，养了一只小狗。狗还没有长大，唬不住人，不过那叫声也是怪 叫人讨厌的。土匪知道这户人家有狗，于是事先准备了一个糯米做的糕。

跳过墙后，狗一吱声，于是一个土匪将糯米糕扔过去。狗见了糯米糕，张口就吃。这一吃 ，上下嘴唇，上下牙齿，就让糯米糕给粘住了，现在，连嘴都张不开，不要说叫唤了。一个 年轻土匪一扑走过去，腰间掏出个火绳子，往那狗脖子用事先做好的活扣一套，再将另一 头，往大门的门框上一扔，继而接过绳头，往门关子上一拴。这样狗便被吊在了空中，四只 爪子乱蹬上一阵，口吐白沫，死了。

处置了狗，一拨土匪现在来到大窑的门前，开始撬门。

这时候，窑里的人才被惊动了。婆睡觉灵醒。灵醒归灵醒，奈何劳累了一天，纺线又纺到了 二更天，所以这晚上的觉也睡得很死。如今，她听到了撬门的声音，咯噔咯噔的，心里一紧 ，她明白今晚上是要出事了。

好个高安氏，她先将熟睡中的爷爷摇醒。摇醒以后，又在嘴上比画了一下，叫他不要做声， 坐观其变再说。又示意爷爷，将炕上睡着的几个半大小子唤醒。顾兰子在她的脚底下，她伸 出小脚一蹬，把这个顾兰子也就蹬醒了。

咯噔咯噔的撬门声仍在响着。

窑里，大家屏住呼吸，趴在炕上。别看爷爷平日人五人六的，像个大人物，这一阵子，全身 像筛糠一样，将被子裹在身上，蜷作一团。倒是高二高三，这两个半大小子，没经过大诈， 还有一些胆量。两人蹑手蹑脚，找些农具，拿去顶门，还搬来了箱子，挡在门上。

"不济事。×上的毛，挡不住个家伙！"爷爷见孩子们这样做，叹息着说了一句粗话。

土匪们拿着一个大刀片子，从门缝里塞进来，撬这窑门的关子。中国北方农村的门，通常两 扇，口歌中"双手推开门两扇"，说的就是这种门。两扇门一合，然后拦腰有一个关子，穿 过来，将门关死。细心的人家，还在关子的那一头，插上一个插销，这样更保险些。更有些 大户人家，门关子会有三个。也就是说，拦腰一个，头顶一个，脚底下面一个。

这几个土匪，大约是些笨松，拿大刀片子捅门关子，捅了都有一炷香的时辰了，门还没有被 捅开。"那门关子上有插销！"他们说。"这门狗日的也够结实的！大约是青冈木做的！" 他们又说。

第39节：第十六章 土匪入室(3)

窑里的人暗自庆幸。

谁知庆幸了没有多长时间，土匪们明白捅门关子看来今晚上是捅不开了，于是改用"抬门" 的招数。

木匠们安门的时候，门框上，上边有一个孔，底下有一个安窝。通常，将门扇抬起来，上门 轴子从上面那个孔里穿过，然后下门轴子再落到安窝里，这门就安上了，一开一合，开合自 如。

土匪里大约有当过木匠的，知道这门是怎样安上去的。虽然它坚不可破，但是薄弱处却在这 里。土匪们在门口嘀嘀咕咕了一阵，于是从门缝里抽回大刀片子，现在几个小伙子半蹲下来 ，开始抬门。

只见几声低沉的号子声响起，门开始动起来。门楣上放着的几个老南瓜，咕噜噜地滚在了地 上，窗顶墙壁上的土，簌簌地往下掉。

伴随着"吱呀呀"一阵响，两扇合在一起的木门，终于被抬开，只听"呼啦"一声，冲进来 了一群土匪。那时辰大约是后半夜了，月光照进来，白瘆瘆地怕人。

高发生老汉吓得尿了一炕，从此落下了个"遗尿"的毛病。几个半大孩子，刚才都还有一些 火气，如今见了这阵势，也都怕得用被子蒙了头，不敢吱声，只露出两只眼睛往外看。顾兰 子是头枕炕沿睡着的，她用被子蒙住了头，哇哇大哭，一嗓子刚提起来，就被婆噤断住了。

好个高安氏，只见她噤断住了童养媳的聒噪，然后一欠身子，披衣坐起。高安氏拨了拨窗台 上的麻油灯，火苗扑闪了两下，屋里亮堂了一点。只见这些土匪，脸上抹着烟灰，露出两个 白眼睛仁儿，面容可怕，手里的大刀片子，指向炕上，一副随时要砍人的样子，于是高安氏 微微一笑，说道：

"这窑门关着时，这窑里的东西姓高；如今这窑门破了，这东西就是各位的了！说实话，穷 家寒舍，这破窑里也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孝

敬。各位要不嫌弃，这里有灯--端上灯你们自 己挑。看上什么拿什么！算是孝敬各位。"

大字不识一个的婆，这一阵子说起话来，字正腔圆，掷地有声。话说出，刚才的气氛和缓了 许多。

"这婆姨倒有见地！"一个土匪赞叹说。

"只是，"婆这时候提高了嗓门，说道，"东西由你们取，只是不准伤人！"

土匪们倒也同意高安氏这句话。土匪们打家劫舍，其实也只是为了衣食饭碗而已。和这户人 家无冤无仇的，因此也不想伤人。

这时土匪头儿说话了："当家的，我们也就依了你。这双空中叼着吃的神仙手，今天只取财 物，不敢惊扰主家各位了！"

婆听了这话，于是将灯递过来。

土匪们于是掌着灯，在这烟熏火燎的破窑里乱翻。翻了一阵子后，也没有找到什么值钱的东 西。箱子盖打开，翻出几丈青布，这是婆纺的线织成的，准备过年时给孩子们裁衣服。锅台 上一个铜马勺，年代久远了，锃亮锃亮的，好像也值两个钱。婆的发髻上，卡着一个银夹子 ，婆也顺手将它摘下，扔给土匪。

第40节：第十六章 土匪入室(4)

见收获不大，土匪头儿这时发话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猫儿是嗅着腥味儿，才一路撵来 的。当家的，你手里还有一点现货，拿出来吧！"

婆说："啥叫现货？我不懂！"

土匪头儿说："今天三岔街上，你家掌柜的带了些光洋回来。这事难道还要我提醒不成？"

婆倒吸了一口凉风。爷爷也在炕上叫唤了一声。到这时他们才明白，土匪们是在三岔街上就 盯上了，一路跟来的。

婆的脖项底下，枕着一个枕头盒。这是一个木质的盒子，靠头的这一面做成了圆形的枕头状 。这是当年出嫁时，安家村给陪的。那个小小的枕头盒里，装着这个农家女儿发家致富的全 部梦想。平时全家的所有收入，一应开支，都从这个枕头盒里出来。婆睡觉时，这枕头盒从 来没离开过头。

婆哼唧了两声，两行眼泪流下来。

爷爷这时候也裹着被子坐起来。"不能给！那是全家东山日头背到西山，一年的收益呀！" 爷爷说。

见说，土匪头子暴躁了起来，目露凶光。

婆这时候停止了哼唧，用袖子把眼泪一擦，心一横，"大兄弟，走了几十里的路，原来就为 的这几块洋钱。你不提醒，我倒忘了。你这一说，我算想起了。这东西，我给你藏着哩！"

婆说完，将屁股挪一挪，那个枕头匣子露了出来。她拧转身子将枕头盒捧起，爱抚地看了看 ，又用袖子将上面抹了抹，然后递给土匪头儿。

"都在这里了。昨天集市上粜粮食得的，还有这几年积攒的。唉，还有我当女时娘家陪嫁的 ！各位大兄弟，这就是家底了！"婆说。

土匪头子接过盒子。婆的这些话，大约也叫他有些感动。但是一想到自己是土匪，重新又板 起了面孔。

枕头盒儿上锁着一把黄铜锁儿，那是一把老式锁子。土匪头儿顺过刀，想把这锁儿撬开。婆 说："成物不可破坏，给你钥匙吧，以后好好地待它！"说着话，从裤带上取下个钥匙，递 给土匪头儿。

这一桩事儿就这样算完了。在这个陕北冬夜里，土匪们掠去了这户人家的所有值钱的东西， 临走的时候，又顺手从槽里牵走了两头耕牛。他们很满意，觉得这一户人家很是通情达理。

直到土匪们出了院子，窑洞里才传出哭声。哭声最尖最利的是顾兰子，而哭得最凄惨的 是高安氏。

第41节：第十七章 李先念将军过渭河(1)

第十七章李先念 将军过渭河

李先念将军过渭河的那一刻，高大正抱着一杆快枪，在渭河南岸的二道崖上站着。风嗖嗖地 刮着，船渐行渐远，艄公的篙点着河底，篙把儿打在船板上。这时候世界安静极了。风不吹 ，河边的芦苇不动，天上的云彩也不动，连鸟儿都不出声，甚至那河流也似乎凝固不流了， 只一只渡船行呀行。

高大肩着一杆快枪。快枪是当地老百姓的叫法，城里人叫它钢枪。这枪不是平举着的，也不 是挎在身上的，而是像横担一根扁担一样，"担"在肩上的。两只胳膊也同时担在枪上，同 时，右手的大拇指会停留在枪的扳机上，随时准备击发。

高大身材修长，在担着枪的时候，他的腰身会很优雅地倾斜着，好像很谦恭地要和比他身材 矮的人俯身交谈一样。

我曾经两次看到过他这种肩枪的姿势。一次是从渭河下游的他的那个村子回高村，路过一片 河滩地的时候，田野刚刚收割，地边埂上有一只兔子在溜。我没有看见，高大看见了。他脚 步慢下来，身子优雅地侧起来。兔子们往往跳三步，停一步，这是习惯。当那兔子停下来的 时候，枪响了。兔子往空中一蹦，然后落下来，死了。

一次是在家门口，那棵老槐树下。渭河涨水了，几里宽的扇面，洋洋洒洒地从家门前流过。 高大眯着眼睛，朝河里看了看，河心一鼓一鼓的，高大说：水还要涨。如果这河心是塌的， 水就要退了；如果河心是鼓的，它还得涨。正在自言自语中，高大的眼睛突然亮起来，脸上 平日松弛了的那些皱纹，也一下子突然伸展，放出光来。他看见一只羊鹿子，正在河的对岸 喝水。高大将枪斜过来，或者说，将身子拧过来，脖子一偏，瞄了很久，然后放了一枪。" 河水有吸引力，因之乎，这枪要稍微抬高一点！"他对我说。我看见，在与我说话的当儿， 那只羊鹿子已经中枪，平展展地躺在对岸的河滩上了。

自从高发生老汉在那个大雾弥天的早晨，推着一辆独轮车，率领一家老少去了黄龙山以后， 高村平原的这一片天空，便由高大支撑着。

高大有过一次当壮丁的经历。国民党征兵，要到山西中条山去打日本人，三丁抽一，结果抽 到了高大的身上。高大的好枪法，大约就是那时候练的。中条山大战，将日本人堵在了黄河 那边的山西境内，不过关中平原三万子弟兵，也损失惨重。后来有一支，被日本人逼到了黄河边，于是 八百关中子弟兵，投河身亡。这就是有名的"八百壮士投江"，拍成过电影的。不过八百人 中，侥幸地活下来了几个，高大就是一个。他自小渭河边长大，会水。

逃回来的高大在媳妇炕上睡了三天。三天头上，扛一杆钢枪走出门。这样不久，他便成了这一 带有名的刀客。城里人发一声喊，说"西北乡"造反了。这西北乡说的就是高村以及周围这 一块平原。渭河在这里转了个"几"字形的大弯子，令这里成了一个死角。背地方，人来得 少，适合起事。

高大肩一杆快枪的刀客形象，大约至今还在那些老年人的记忆中留存着。他在高村这个大家 族中，排行老五，所以人称"五阎王"。高大做过什么厉害事吗？好像做过。当壮丁回来后 ，听说一个邻村人对他媳妇动手动脚，于是约这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走着，他说，你先走 ，我到苞谷地里方便一下。而后从苞谷地里，斜插过去，赶到那人前面，一拧身子，只听一 声枪响，那人脑袋开了花。

第42节：第十七章 李先念将军过渭河(2)

这桩事是一桩悬案。它到底是人们的猜测，还是实有其事，谁也搞不清楚。高大在世的时候 ，我几次想问他，都觉得不好启齿。顾兰子那时候在黄龙山，她当然也不知道这事。不过她 说，有一天夜里，高大铁青着脸，闯进了门，结果被高发生罚着在地上跪了一夜。他们都 说了些什么，她不知道。她的耳朵里只逮住了一句话，高大说：我不欺侮人，人家就要欺侮 我。这句话和这件事情有关吗？顾兰子说她不敢断定。

那事也许将永远成为这个家族的一桩秘密。

不过五阎王的恶名，却从此是出去了。这一块地面上，谁家晚上小孩哭，叫一声"五阎王来 了"，小孩立即噤声。

五阎王高大站在渭河边二道崖上，肩着一杆快枪，目睹李先念将军的渡船渐行渐远。这块地 面叫胡家滩，距高村五六里地，算是河的上游。

有凶神恶煞的高大站在那里，人们知道有事，但不知道是什么事。李先念将军就这样过了渭 河，他要去延安，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他走了，但是给渭河边的刀客高大留下了后来的故事。

这故事我们在下面说。

第43节：第十八章 高大媳妇之死(1)

第十八章高大媳妇之死

高大媳妇的死，是这个渭河人家的一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永远的伤疤，一个人老几辈都没有 释怀的仇恨。高大在寿终正寝，八十高龄后就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仍然牵挂着这件事。"韩 大麻子，他怎么是地下党呢？他怎么也被评成烈士呢？他是国民党保安团长！他带人打死了 我老婆！如今这世事咋成这样了！这一口气就是咽不下去！"高大在死之前，还这样喋喋不 休，死了后也不合眼。

李先念将军过渭河，一件青布长衫，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大约是走了好些天后，国民党方 面才知道了这件事。一层一层地追究下来，后来追究到了地方。地方上要找李先念，李先念 早就到了延安，所以能够抓住的，便是那个肩一杆快枪、以一种优雅的姿势站在渭河二道崖 子上的高大。

"高大这狗日的，不但是刀客，还是共产党！"国民党保安团韩团长说。

这样，正像民间传说的那样，在平原上一个天麻糊明的早晨，韩团长带了县保安团，包围了 高大的家。锣当当当地敲起来，狗叫声响成一片，枪子儿呜儿呜儿地在空中飞着。保安团来 抓高大，来起高大的那杆快枪。

高家的院子，是一个五间庄子，东边盖满了房，西边还是空地。在高老太爷发家致富的设想 中，西边这些空地有一天也会被盖满的。但是现在，西边的空地上长着一棵枣树，地 面上长满了一种叫洋姜的植物。

庄子的前面是大路，庄子的东边是密密匝匝的庄稼地，青纱帐接天接地，一望无边。

民间的说法，当韩团长用枪托使劲地磕击大门的时候，惊醒的高大从炕上爬起，一猫腰溜下 炕，见大门已经被堵死，墙头上也站满了

人，于是没有出屋门，而是就势钻进了炕洞里。

中国北方农村，那住人的上房，通常会有一面大炕。民间谜语："一头老牛没脖项，有多没 少都驮上。"说的就是这种大炕。北方人冬天的一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炕上度过，连吃饭 也围着炕桌。这炕有一个大得可以钻进去人的炕洞门。炕洞门所以大，是因为烧炕时，要往 进填苞谷秆、棉花秆，甚至填一些树枝、树根之类。

炕洞里面是空的，然后在靠山墙的地方，会有一个用土坯砌成的烟囱，直通到房顶上去。那 烟囱也可能大，也可能小，不过一直要通到房顶上去，高出屋顶半人，然后用砖头叠成花 墙，半封住，半透气。

那时候高大还年轻，身手也好，虽然谈不上飞檐走壁这类绝技，但能舒展身子，从烟囱里钻 出来，上了屋顶。上到屋顶以后，在这一片房屋中，几个虎跳，到了墙头。溜下墙头， 就是白茫茫、莽苍苍的平原上的青纱帐了。

所以村上的人们，在谈论这个传奇人物的时候，大部分人的推断是高大金蝉脱壳，钻了烟囱 。

但是还有一种更趋于浪漫的说法，认为高大这么一个要强的角色，他是不屑于钻烟囱的。他 是效仿黄龙山土匪的办法，先引燃了火药，火药腾起一道白光，十步之内谁也看不见谁。只 要不穿衣服，皮肤是肉色的，于这白光中就像个隐身人似的。所以这五阎王高大，是先点燃 了火药，然后在一片炫人眼目的白光中，开了上房门，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逾墙而逃。反 正高大躺在炕上的时候，衣服也没穿多少，所以在这白光中，索性脱个精光。这样迎面走来 ，谁也看不见他。

关于高大的逃走，在这两种说法之外，还有第三种说法。这第三种说法是说高大当时压根就 不在家，而是地下党正在距这里二里地的一个叫西壕里的地方召开会议。他听到了枪声 ，也听到了高村地面的

嘈嘈声，以高大的心性，他立马就会回到村子，来承担事情的，但是，他是地下党，有组织管束着的，身子不自由，不能行动。

三种说法中，大约以第三种为正说。因为这是我听高大留在这世界上的一条根，我的亲爱的 堂哥英说的。他是当事人之一，他经历了高大媳妇之死这个事的全过程。

但是同时也应该允许民间那些浪漫说法的存在，因为那些说法更适宜于人们理想中的高大。

高大的媳妇，正像村里人凭记忆所说的那样，是个粗手大脚的关中女人。盆子一样的一张 大脸，碌碡腰，墩墩屁股。这是典型的关中女人的形象。人们说，关中地面，连畔种地的村子 ，互相结亲，有些还是亲戚套亲戚，这样几千年下来，女人缺了灵性，就长成这粗手大脚的 拙笨模样了。

第44节：第十八章 高大媳妇之死(2)

高大媳妇在炕上躺着，身子不是身子，腿不是腿，瘫成了一摊泥。韩团长用枪顶着脑门，问 她男人到哪里去了，她舌头像硬了一样，嘴像撬了一样，说不出话。不是她不说话，是说不 出。乡间女人，平日只知道生男生女，只知道像个哑巴牲口一样在地里劳动，哪见过今天这 阵势。

见高大媳妇不说话，韩团长于是挥挥手。兵们开始在屋里找，在院子里搜。掘地三尺，细细 寻找。旮旯都找遍了，院子都挖成井了，连个人毛都没有。韩团长觉得上房屋这个炕洞口很 可疑，于是令一个新兵钻进去看个究竟。新兵很害怕，他先用刺刀对着炕洞口捅了好一阵， 一惊一炸的。见里面没有动静，才壮着胆子钻进去。钻进去后，用手摸了一阵，啥也没有， 于是钻出来复命。炕洞里满是灰，这新兵的鼻子脸儿，抹得五抹六道的。

"这狗日的长了翅膀了！他能跑到哪里去呢？"韩团长说。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韩团长决定把高大媳妇从被窝里拉出来，吊到大门口那棵老槐树上去拷 问。第一，要她说出自个儿男人藏到哪里去了。第二，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起"枪，没有快 枪，就不是高大了。他想得到那支枪，况且，高大是个逃兵，这枪本来就是队伍里的。第三 ，即使这两样目的都达不到，他想敲山震虎，放一个人样子在这官道上，杀杀西北乡的威风 。

高大媳妇胡乱地穿上了衣服，被国民党兵拖着，拉到了大门处的老槐树底下，先绑了，然后 吊起。高大那时候膝下已经有一儿一女了，两个孩子，一人抱住娘的一条腿不丢。韩团长恼 怒，先一脚，把男孩踢进高家门口的沤粪池里，复一脚，把女孩踢到官道对面，也就是高家 对门那户人家的沤粪池里。

绑人这件事很简单。不通这一行，你觉得它很难，通了，倒是个很顺溜的事。只见一个兵爷 ，从高家上房的墙壁上，找来一领火绳

子。将这火绳子绽开，拿在手里，用胳膊肘子当量绳 的尺子，等呀等，等到两头一般齐了，然后挑了个绳子的最中间部分，两手一提，将绳子从 背后越过头，搭在高大媳妇的脖子上。

捆人的兵爷是站在高大媳妇身后的。绳子搭上去以后，拽住分成两股的绳子，顺着高大 媳妇的两个胳膊，一圈一圈地缠下来。缠到手腕那个位置的时候，兵爷伸出膝盖，往高大媳 妇的腰眼上一顶。这样高大媳妇就像一只蚂蚱一样，头快要挨住地面，身子则佝偻成了一 张弓。

那绳头儿一直在兵爷的手里攥着。见高家媳妇弯成一张弓了，兵们的膝盖继续用力，然后一 边用火绳子，将高大媳妇的两只手，像捆羊蹄子一样勒在一起，挽上一个死疙瘩。

第45节：第十八章 高大媳妇之死(3)

说书人把这种勒法叫"反剪双手"。在双手被反剪以后，还要尽量地把那两个已经团在一起 的胳膊往上抬。兵们现在头上冒着汗珠，膝盖用力顶一下，高大媳妇的胳膊就会往上抬一下 。旁边的兵爷们"一二三"地喊着口号加油。直到最后，高大媳妇的胳膊嘎巴嘎巴一阵响，已经抬到快到脖子那个位置了，兵们于是停止了用力，将绳头再穿过最初勒在脖子上的那个 环儿，然后绑成一个死结。

"这叫小绑！"满头大汗的兵们说。

韩团长睃视了一眼周围黑压压的围观的人群，补充了一句："还有一种绑法，叫"大绑"， 或者叫"五花大绑"，下一次西北乡的人，谁再犯了王法，用它治！"

韩团长的话，说得周围围观的老百姓，人人面面相觑，人群不由得一阵后退。这一阵后退， 场子空了点，恰好给这把高大媳妇往树上吊，腾了场子。

火绳子将人拴牢了，下一步就是往老槐树上吊。

火绳子拴完人以后，还剩长长的一截。这一截，正是用来吊人的。只见韩团长亲自上手，给 绳头上绑了块半截砖，然后一扬手，将这半截砖头往树股上一撂，这绳子就搭在老槐树的一 枝树股上了。韩团长蹦两下，抓住这从树股另一头垂下来的砖头，几个兵们见了，过来帮手 。

几个兵们抓住绳头，士兵们齐声叫道："一、二、三--起！"于是高大媳妇，就双脚离地 ，蹿两下，身子被吊到半空中了。

高大媳妇杀猪般的号叫起来。

韩团长先抽出武装带，朝高大媳妇抽了几下，算是率先示范。抽完了，把皮带搭在肩膀上， 到官道旁边一个临时支起的茶摊上喝茶。区有区公所，乡有乡长，村有村长，一保一甲，也 都有保长甲长，因此这茶水侍候，保安团走到哪里，都是会有的。

士兵们现在开始抽打高大媳妇。有武装带的，卸下武装带。没有武装带的，从谁家墙上找来 个抽牛的鞭子。还有人懒得动，就近在榆树上掰个树条子。大家噼噼啪啪，劈头盖脸，朝树 上吊的这个人打去，权当是占便宜。打一阵，问一阵话，然后再到茶摊前喝杯茶，歇歇手， 缓过劲儿再打。

高大媳妇嘴里胡呜啦着，人在哪里，枪在哪里，她确实是说不清，还是知道，只是不说，这 些没有人能说清。你不说就打。于是又一轮武装带、牛鞭子、榆树条抽了过去。

这是打牛的打法。三个人站成个圈，你往哪边躲都躲不过去，哪边都是正面。高大媳妇在 树上吊着，吊死鬼一样地拧圈圈，她的脸不管转向哪一边，都逃脱不了一个打。只一会儿工 夫，那张盆盆大脸，肿得更大了，墩墩屁股也比以前更圆了。

韩团长坐在茶摊上，嘴里品着老胡叶子，眼睛和耳朵却没有闲着。他在听四周青纱林的嗖嗖 响动。他明白，快枪高大无论刚才在屋子里没有，这一阵子，他肯定就在四周的庄稼地里 猫着。韩团长在心里说，快枪高大，你要是条汉子，看见你老婆这样遭人打，你该显显身子 才对！

第46节：第十八章 高大媳妇之死(4)

韩团长这是想引高大出来。扑了个空，没得到人，也没得到枪，他有些于心不甘。其实这老 槐树上吊打高大老婆，只是一场戏，这戏是给高大看的！高大如果稍有些恻隐之心，稍 有点血性，他该出来理这事的。

但是高大始终没有出现。韩团长眼睛里看到的，只有四周一望无际的苞谷地，铺天盖地，深 不可测，耳朵里听到的，也只有那嗖嗖的风声，贼风顺着渭河的河道刮来，从苞谷花子上 一掠而过，发出一阵嗖嗖嗖嗖令人惊悸的声音。

韩团长一直没有等到高大的出现。老胡叶子是世界上最浓最酽的茶，如今用一种叫挎子的器 皿煮了，喝起来更浓更酽。这是平原上人们喝的茶。韩团长喝了个肚儿圆，肚子里也呼呼啦 啦，这是茶在克食。茶一克食，肚子就饿了，接着，地方上又为他以及保安团弟兄们准备了 简单的午餐。午餐有酒。成命在身，韩团长只是酒水沾了沾牙，就把杯子放下了。放下杯子 的那一刻，他突然明白该走了，这场戏该结束了。

快枪高大拿得稳，棋高一着，始终没有出现。这阵子，倒是韩团长有点心虚。说不定，快枪 高大此刻正在哪根苞谷棵子下面站着，枪口瞄着自己，准备打黑枪哩！反正今天这一番闹腾 ，也算是给上峰有个交代了。见好就收吧！开拔！

国民党保安团把高大媳妇在老槐树上吊了一上午，打了一上午，还是问不出个张道李胡子来 。后来也就泄气了。丢下几句吓人的话，说以后还要来，不抓住个快枪高大，誓不罢休。说 完以后，吹哨子列队，顺着官道，一溜烟地往东南方向走了。

高大媳妇还被吊在树上。她已经昏死过去。兵爷们开始打她的时候，她还呻唤着，打到后来 ，她就不吱声了，像个粮食口袋一样，任你打，只鼻子嘴里，向外吐白沫。白沫吐完了，又 吐黑血。

国民党兵走了很久，村上围观的人才敢过来。大槐树下解下高大媳妇。这时的她，只有出的 气，没有进的气了。一双儿女，一人抱着她一条腿，号啕大哭。

高大媳妇是在天麻糊黑的时候走的。老百姓把这叫"喝汤时分"。也就是说，是晚饭时分。 死时她一手牵一个儿女，恋恋不舍，眼睛努力地向屋外瞅着，但是高大并没有出现。

这个苦命的女人走完了一生。她嫁到渭河畔这户人家以后，大约没有过过一天的安生日子， 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高大媳妇死了。一口薄棺，高大将媳妇葬到了官道旁边，一个三岔路口。然后手拖一双儿女 ，前往黄龙山，将这两个累赘给高发生老汉留下，然后肩扛快枪，重新回到关中地面，去寻 韩团长复仇。从此，红了眼睛的高大，集刀客与地下党于一身的高大，更是成了个天不收地 不管的角色。

凶死的人是不能进祖坟的，这是规矩。怕那血光之灾会惊扰了地下安睡着的老先人们，还怕 这血光之灾会给活着的人带来晦气。所以高大媳妇没有进祖坟，她埋在了村东头一条斜斜路 上。

那坟很快就没有了。后来，只有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她的一双儿女会踩着麦田，约摸个大概 ，在那路旁象征性地烧两张纸，有时还会放哭几声。

第47节：第十九章 圆房(1)

第十九章圆房

就在高大媳妇咽气的那一刻，在三百里外那平原的尽头，高原的开头，童养媳顾兰子和高二 的圆房仪式，正在进行之中。

顾兰子那一年十三岁了，高二则十七岁。按照乡俗，女儿家十三，男儿家十六，就算成人了 ，就可以进行那男欢女爱的事情了。

本来他俩的圆房仪式并不必那么急着操办，延挨上个两三年，男人的力气长全了，女儿家则 出脱一些了，那时办最好。但是高二的心野了，急着想扔下放羊鞭子，去吃一口公家人的饭 。所以高发生老汉怕夜长梦多，真的让那高二一拔腿走了，这桩婚事到时候能不能成，还在 两说，因此就先下手，张罗着把这房圆了，让这婚事成了定局，让童养媳顾兰子登堂入室， 变成名正言顺的高二媳妇。

当年渭河边官道上踏着口歌行走的那个半大小子高二，几年的历练，已经出脱成一个青皮小 伙子了。黄龙山的这些年，他除了放羊、打柴、做务庄稼之外，还回关中去上了两年官学。 那学是他争取来的。高发生老汉不让他去上，他在窑里的地面上跪了大半宿。高发生老汉半 夜起来喂牛，一睁眼，见高二还在地上跪着。老汉说，不是我不让你上学，是咱家这人手拉 不开，你在家干活，顶半个劳力，能填补家里，你要上学了，非但不填补家里，还要家里给 出学费。

发生老汉喂完牛回来，那高二还在地上跪着。"罢罢罢，你真的一抹心思要上学，那你自己 想办法去寻学费。土匪去年冬里进了窑，你知道，咱家的一点家底，都让刨走了！"发生老 汉说。

得了父亲这句话，高二站起来，他决定回关中找高大去，高大已经是顶门立户的人了，他该 有些办法才对！高二主意拿定，辞了黄龙山一家老小，腰里揣了两个冷馒头，星夜下山，去 找高大。

高大媳妇那时还在。拜过嫂子，说明来意，高大媳妇说，我给你到西北乡地面去找你哥。找 回了高大，待高二说明来意，高大沉吟了

半晌。他说，兄弟想上学，不做那睁眼瞎子，这叫 有抱负，这第一得肯定；第二嘛，钱的事哥腰里现在没有，或者说不是没有，而是现在还在 别人腰里给存着哩；那么第三，哥现在要去耍一场赌博，把那存的钱取回来。不过能不能取 回来，还在两可之间。兄弟，咱们先说好，我这一去，要赢了，那你就有学费了，要输了， 那你就蜷了这个腿，回黄龙山安安宁宁地放你的羊去吧！

第48节：第十九章 圆房(2)

高大说完，袖子一甩，牵着高二的手，来到河岸上艄公住的那面大窑洞里。"你在门口站着 ，等我出来！"高大对高二说。

高二在这窑门口，站了大半夜，河道里的风硬，冻得他直打战，加上肚子也饿了，咕噜咕噜 直响，几次到窑里去看，窑里乌烟瘴气，抽水烟的，抽大烟的，抽旱烟的，弄得个窑里像在 熏獾。高二耐不住，只好又出来。想上老崖上面的家，又不敢离开。最后，见窑门口有一堆 苞谷秆，他就钻进苞谷秆里，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迷糊中，高二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眼睛还没睁，就一骨碌爬起来， 只见高大就在他的面前站着，眼睛仁子红勾勾的，面色发青，鹰爪子一样的手指，攥着一 摞钱。

"赢了！"高二兴奋地喊道。

高大既没有说赢，也没有说输，也没有说这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以后许多年中，高二常想起 这事。他估摸着，以高大的心性，如果是赢下的，那他一定会逞能的，他会哈哈大笑， 讲他的五马长枪。他没有说。那没有说大约就是一种回答。高二想，说不定不但没有赢，反而连老本也贴进去了，这钱，说不定是去撬谁家的门抢的，或者是烧火炕上，找哪个女人要的 。

高大没有回答高二的话，他只用一种阴沉的声调说："走吧，二掌柜，找一个好学校，上学 去。高家这一代人成龙变虎，也许就看你了！"

说完这话，高大一甩袖子，趟了大步，上了老崖那面大坡，不久，听到"嗵"的一声关大门 的声音，高大回家睡觉去了。

"我这是欠你的，先记上！"高二冲着高大的背影，说了一句。话没有说完，后半句就让河 道里的风戗回去了。

高二用这笔来历不明的钱做学费，上了渭河对面离高村三十里的一个师范速成班。学业还没有满，发 生老汉捎话来，要他回黄龙山收

秋，于是他辍了学业，再回黄龙山。回到黄龙山收完秋，想 再回来上学，可是窑里事多，拔不出身子，于是就此断了上学的念头。

顾兰子也在这几年的风风雨雨中，长成一个大姑娘了。脸色红扑扑的，过去的尖脸现在成 了圆脸。那身体，也像麦苗见了春雨一样，一夜就拔高了一截。头上那乱糟糟的老鸹窝一样 的一头黄毛，现在也变黑了，在泉边洗一洗，再抹上个皂角水，一洗，扎两根小辫子，小辫 子头上再系上红头绳，像个小美人的感觉。

在娘家安家塔，娘家妈什么也没有教她。只教给一件事，就是缠脚。"缠什么脚呀！荒山野 **坳**地，谁来看顾兰子的脚呀！"一起逃荒来的河南人这样劝。可顾兰子的娘家妈不这样看 。她说她的脚大，一辈子叫人瞧不起，这顾兰子一定要给她把脚缠小，要不会嫁不出去的，即使嫁出去了，也叫旁人一辈子下眼观。

第49节：第十九章 圆房(3)

童养媳到了高家，这给顾兰子缠脚的事，得高安氏来做。高安氏先扯上两尺白粗布，然后脱 下这顾兰子的鞋子。那布条，一头吃进自己嘴里，用牙关咬紧，另一头，捧着个顾兰子的脚 在怀里，使足力气一层一层地缠，缠一层，勒一下，顾兰子的脚骨头咔吧咔吧直响。脚后来 也肿了。硬把脚塞进鞋子里，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像踩高跷。

这样缠了几回，高安氏突然翻心了，决定不给顾兰子缠了。一是她看顾兰子那脚，血糊糊的 ，五个脚指头，都弯回到脚心里来了，叫人看了寒碜。二是她心想，穷人家的女儿，缠这脚 干什么，上山溜**坳，**脚大才稳当呢。何况这顾兰子已经是高家的人了，不存在嫁不出去的问 题了。

"你给你家男人说，只要他不嫌弃，你就不要缠了！"高安氏说。

高二是新青年，又喝了一些墨水儿，自然也不赞成这缠脚。这样顾兰子算是被解放了，少了 女儿家受的这个罪。不过顾兰子那双脚，始终没有好，脚指头始终弯曲着，路走多了就发红 发肿，窝在鞋子里，十个脚指头像一群小老鼠。顾兰子那脚，也比普通的脚要小一些。人们 叫那"解放脚"。

跟着高安氏，顾兰子学会了织布、纺线、做家常衣服，学会了锅上案上这些女人家该会的一 应手段。她是成长起来了，开始有了笑声。当自家男人，背着一捆柴或庄稼，从沟底下摇摇 晃晃地上来的时候，她迎上去，一直接到家里，并且把这柴或庄稼，从男人的背上卸下来。

秋天来到了黄龙山。这是一年最好的季节，山菊花像金黄色的浪头，一浪一浪盖满了埝畔 ，地畔，路畔。除了这金黄色的菊花，山上其余的一应物什，青冈树，榆树，杜梨树， 杨柳树，等等等等，甚至包括各种有名无名的小草，包括迟收的庄稼棵子，都被严霜染 成了红

色。太阳一照，有的是血红，有的是枣红，有的是粉红。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让人 把眼前的苦难都丢到脑后了。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里，童养媳顾兰子和高家二掌柜要圆房了。

顾兰子没有娘家人，这大约是这一场婚礼唯一的遗憾。

但是不要紧，黄龙山方圆数百里，旮旮旯旯里都住着顾兰子的乡党，住着这些花园口决口以 后逃难到这里的河南人，他们把顾兰子当做自己的女儿，把这一场婚事当做河南人和陕西人 的一次婚配。

为顾兰子洗头，开脸，做婚嫁的衣服，这些事都是白土窑的河南乡党帮忙的。当这些事情做完 以后，高二牵驴，顾兰子被扶上了驴背。按照发生老汉的设计，高二将牵着毛驴，从高家出 发，在白土窑这个小村子绕一圈，然后再回到高家。

第50节：第十九章 圆房(4)

但是骑上毛驴上路以后，顾兰子哭了，她说她想起了安家塔娘家，婚嫁是一件大事，她想告 知如今已经长眠在那里的父母兄弟姐妹们知道。高二觉得顾兰子的话言之有理。于是他们停 了步子，将这想法禀告了发生老汉。发生老汉认为这想法很好，是该让亲家母亲家公知道的 ，虽说人不在了，但是到那坟头上告知一声，也是礼节。

从白土窑到安家塔三十里，一来一回就是六十里。这样，一对新人在圆房的这一天，就多走了 六十里山路，完成了这个心思，了了顾兰子的心愿。

安家塔还是过去那个安家塔，照样鸡叫狗咬，照样人们扛着犁杖早出晚归。它并没有因为这 一户人家的绝根而冷落，因为又有新的流动的河南人补充了进来。当年安家塔托孤的那顾兰 子的家，如今又有人住着。他们很热情。他们说那以前的故事也听老户们说过。他们留一对 新人吃饭。

荒草萋萋，秋风嗖嗖，毛驴的铃铛响着，一对新人来到安家塔半坡那一堆乱扎坟头。谁是谁 ，哪个坟头子上顶着哪个，顾兰子已经分辨不清了。顾兰子扶着高二的肩膀，从毛驴身上溜 下来，新做的绣花鞋沾地，顾兰子双膝跪倒，哭了两声，为这死在异乡的父母兄弟姊妹而哭 ，为天下所有的花园口的难民而哭。哭完，磕了三个响头。高二一手牵着驴缰绳，另一手扶 地，也陪着顾兰子磕。"这个地方，我以后不会再来了，爹、娘、哥姐弟妹，你们互相照应 吧！"说了上面这些话以后，顾兰子站起来，拍了一下膝盖上的土，然后翻身上驴。一对新 人踏上回白土窑的路。

回程显得轻松一些了。驴蹄子踏着山路，清晰有声。驴脖子上那个铃铛，呛啷作响。新郎官 高二胸前那朵红花，秋日的太阳一耀，红漾漾的。川道地头上耕作的那些人，不停地发着喊 声，为这一对新人祝福。这地方多的是河南人。人们把这里叫"小河南"。从洪水中逃出

来 的一条命，从黄龙山这种"虎列拉"的瘟病中逃出来的一条命，如今要婚嫁了，要生儿育女 了，要像一个体面的人那样地活下去了，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呀！所以河南老乡们都为 顾兰子高兴，都把顾兰子的幸福，当做自己的幸福。

天麻糊黑的时候，一对新人准时地回到了白土窑，走进了那孔牲口窑刷新以后的新窑。一路 上他们接受了许多的欢呼，这叫他们十分的感动。尤其是顾兰子更感动，孤苦伶仃的她感到 了来自乡党的温暖。

窑院里充满了喜气。那孔牲口窑，如今整修一新。地面上铲去了牲口的粪便，又用黄土垫了 一层，然后拍实。窑的墙壁上新抹了一层白土。白土窑所以叫白土窑，就是因为有一面山崖 ，是白土的，所以三小子到那里掏了一筐白土回来，负责这刷墙的工作。新窑的门框上，红 纸上写了喜联。那喜联上的墨笔字是高二写的。高二是新青年，他为这喜联所写的句子，没 有用那种俗套子，而是写了这么两句：

第51节：第十九章 圆房(5)

荆树有花兄弟亲，

书田无税子孙耕。

高二借这两句话，表达了他将来的志向。

高发生老汉那天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什么事也不干，只穿着一身干净衣服，手背在后边， 迈着方步，烟袋锅儿搭在脖子上，在窑院里转悠。

高安氏将窑院里的地面，扫了一遍又一遍，扫完了，洒上水，水干了，再扫。粗笤帚扫过了 ，又用细笤帚扫。直扫得这地面光堂堂的，秋天的太阳一照，像蛋黄一样铺在地上。她还将 大窑里那个锅台，重新用锅底黑染了一遍，锅台黑明黑明的。白墙一衬，显得墙更白，锅台 更黑。

圆房仪式举行得很热烈。来了很多的人，河南口音的，关中口音的，陕北口音的，山东口音 的，安徽口音的，吵吵闹闹。白土窑地面大约许多年来，还没有过这种热闹。前来祝福的人 ，都从自己家里带来了最好的东西，或两只鸡蛋，或一捧瓜子红枣，或二尺白洋布，大家把 这当成了一次乡间聚会，当成了同时也是对自己离乡背井生涯的一次祝福。

之所以能来这么多人，是因为这一对新人骑着毛驴，响着铃铛，从安家塔到白土窑一路招 摇。

除了陕西人，除了河南人，在这祝贺的人群中，还有不少的俄罗斯人。黄龙山的旮旮旯旯里 ，住着不少的俄罗斯人。这些白皮肤、蓝眼睛的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也沦落到了这 黄龙山，那时还没有人对这件事作出过解释。直到二十年后，到了一九六○年，苏联专家 从中国撤退的时候，这些人混到专家队伍里回去了。这时人们才弄清楚他们的来龙去脉。

原来，他们是苏俄一些达官显贵的后裔。有个叫斯大林的人，在俄罗斯搞大清洗，把他们 的父母杀了，把这些孩子集中到离中苏边境不远一个叫伊尔库茨克的地方，学习汉语，学习无 线电技术，然后，用汽车拉了，送往中国，先从东北走，没有走通，就又从西北借了一条路 ，进了境。这些人是共产国际往延安送的，车到黄龙山的时候，延安方面拒绝接收，于是汽 车把这些人甩在了黄龙山，成了高老汉他们的邻居。

那一天夜里，高发生老汉睡得很香。"圆房"这件事情，又叫"合铺"，不比结婚，可以办 得大一些，排场一些，也可以办得小一些，草率一些，高老汉把这事办得这么排场，这叫洋 火，他觉得自己脸上很有些面子。

那一天晚上，新窑里的一对新人，辗转反侧，很久没有入睡。高二说："我不想一辈子打牛 屁股。我还是想出去，吃一碗公家饭，图个发展。共产党的势力大，有一天我在山上放羊， 看见川道里走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当时我就想扔了这放羊鞭子，跟他们走！"

顾兰子热烈地说："我支持你，绝不拖你的后腿！你去谋大事吧！我做一双千层底的鞋，送 你上路！"

"那么你呢？"高二问。问这话时，他长叹一声说："你要知道，我们活得多么窝囊呀！就 像三岔街上的一条狗一样，谁看你不顺眼就踩你一脚！你要生，你要死，没人管，没人问， 没人心疼！"

顾兰子没有这想法，她觉得这世界已经对她够好了。她说："我要守住这个家，我要为你生 一炕的娃娃！"

第52节：第二十章 革命鞋(1)

第二十章革命鞋

顾兰子与高二圆房后几天，高大手拖一双儿女，来到黄龙山白土窑。一儿一女那时还小，高 大给他们的头顶上，蒙上一层白色的孝布。见孩子披麻戴孝，高发生老汉知道老家出事了。

高大只说他是刀客，说这是国民党保安团造的孽，为的是要他那杆快枪。他没有提自己是地 下党，也没有说李先念将军过渭河那事。共产党有一个规矩，叫："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 子！"

"是那韩大麻子！这个仇要报！"快枪高大眼里火星四冒，牙齿咬得嘎巴嘎巴直响，说道。

"人家的势力大，我看这一口气就先咽了，十年等他一个闰腊月，有机会时再说。光棍不吃眼前亏，大小子，这一阵子，你就在这黄龙山里躲一躲吧！"高发生老汉说。

高大不听这话，他执意要回去。腿在他身上长着哩，他这么个大男人，要走，谁也拦不住。 况且他性格暴烈，连发生老汉也畏怯他三分。既然要走，重回那是非之地，就让他走吧。

这样，高大扔下一双儿女，当窑里，就地为二老高堂磕了个头，然后独自重回关中，继续他 的刀客事业。

那一双儿女哭成了泪人。高安氏踮着小脚，走过来，一手拖起一个，搂在自己怀里。孩子" 婆呀婆呀"地叫着，叫得高安氏也抹起了眼泪。想起贤惠的大儿媳妇，心里汪得难受。

高安氏把顾兰子叫过来，让这一双儿女跪在顾兰子跟前。

"这是你二大的媳妇，也就是你们的新妈。以后，她来照料你们吧！"

两个孩子一个抱住顾兰子的一条腿，叫一声"新妈"。

顾兰子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遇到这样被人重视的场合。她很害羞，害羞中赶忙答应了一声 ，然后俯身拖起这两个孩子。

这以后很长一段日子，白土窑很安静。虽然新添了两张嘴，可是并不显得有多少负担，米汤 锅里多添一瓢水，就够两个孩子吃了。对这个千疮百孔、四壁透风的家来说，这也算 不上什么太大的震荡。

倒是有一个新的震荡在等待着高发生老汉。

这就是高二已经和新媳妇商量好，他要偷偷地投奔延安了。

那时候，高二的力气已经长全，他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他要一走，这一方天才真正 是塌下来了。

第53节：第二十章 革命鞋(2)

怕高发生老汉阻挡，小两口对这事守口如瓶，只是悄悄准备着。

高二比以前更勤勉了。地里的农活，他已经成了一把好手，耕地，耱地，锄苗，收秋，扬场 ，吆碌碡，他样样在行。到山上干活的时候，他会捎带着利用牛歇晌的时候，砍一捆柴，晚 上吆着牛，背着柴回来。这样窑院里整整齐齐地码起了一垛硬柴。稍有闲暇，他还抱着一个 大镢头，把前坡上的酸枣刺、狼牙刺一镢一镢地往下刨。这些柴是软柴，烧炕用的。酸枣刺 、狼牙刺长着满身刺，扎手，高二就用镢头，把那些刨下来的刺棵子，团成一团，然后用镢 头一点一点地砍成细末。这样新媳妇烧炕时，荆刺就不会扎手了。砍成细末以后，再将它们 用镢头团在一起，砸成一个四方四正的形状，然后用绳子拴起，就背回来了。这些柴也在院 子里码成一个柴垛，四方四正，像一堵墙一样。

顾兰子则将高二那些旧衣服，该洗的洗，该拆的拆，该补的补，忙着整修。大窑的柜子里有 些蓝士丹尼染成的粗布，征得高安氏的同意，顾兰子用这些布，为自己男人缝了一身新。

她说过她要做一双鞋的。当上面这些事完成以后，眼看着高二离家的日子快要到了，于是顾 兰子开始精心做鞋。

先收集一些破布，农村人把这叫"补拆"。把这"补拆"洗干净，晾干，然后熬一点糨糊， 将那些破布片往一起贴。那一层一层贴起的破布片，叫"袼褙"，而这项工作，叫糊袼褙。 袼褙糊好，一片一片地贴在墙上，等它们风干。干透了，从墙上揭下来，就可以用它们做鞋底。

比画着高二的旧鞋，顾兰子先用一个白土块儿，在袼褙上画出鞋底的样子，画完以后，再用 剪子铰。通常，要铰两片，三片，或五片，然后将这些片儿合在一起，上上沿儿，再用麻绳 来纳。顾兰子答应过，她要给高二做一双千层底的，因此这袼褙用了五片。

上鞋底时，用一把锥子，先把鞋底纳透，再用一根针，纫上麻绳，顺着锥子，往反方向纳， 这样麻绳就穿过鞋底了。过去的鞋底就是这样纳的。

在纳鞋底的时候，顾兰子以无限的爱意和无限的虔诚，给这鞋底上纳上"革命"这两个字。 她不识字。她一生都不识字。虽然解放后，她进过好几次扫盲班，但是从扫盲班回来，字还 是字，她还是她，谁也不认识谁。所以革命这两个字，是高二为她写下的。

绣这几个字，用的是倒勾针的方法。啥叫倒勾针？就是往前撵两针，再往后回一针，这样纳 下的鞋底结实，这样即便绳头磨平了，绳子也不会绽。

那鞋帮子，用的是织贡布，一种又结实又不扎眼的洋布，这是顾兰子托了个事由，专门到三 岔街上去买的。

当顾兰子坐在埝畔上，穿戴得整整齐齐的，一会儿用牙齿拔针，一会儿用顶针去顶 那锥子，全神贯注地为自己男人做鞋的时候，高安氏在远处瞅着，笑成了一朵花。高家老人 这时候还不知道，鸟儿翅膀已经硬了，他要出窝了。

在一个高原的早晨，太阳刚刚冒红，高二穿上媳妇为他做的新鞋，踏上了去延安的路，他将 穿过三岔街，穿过瓦子街，穿过丹州城，奔向他所向往的那地方，开始他后来的人生。

男人就要远行了，顾兰子突然害羞起来。她对高二说，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办。什么事儿？大 事！高二不明白她的话，顾兰子说，我答应过你，要为你们高家生一炕的娃娃呢！

说完这话，顾兰子仰身躺在了炕上。

被子已经叠了，她是仰身躺在叠好的被子上的。在仰转身子以后，她伸出两只手，蒙住自己 的眼睛。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

有了这第一次以后，顾兰子才彻底地放心了。她感到自己现在真正地成了这家庭的一个成员 了，她感到眼前这个男人现在真正成了她

的男人了。

高二起身了，踏上了道路，一直向前走去。道路的塘土上，两行脚印留下两行"革 命"字样。